

房山縣志卷之七

藝文志

舊志所載多有闕風化之文况創一事建一物及前人懿行每為後世所資而欲考其原因悉其梗概將於碑記乎是賴是編所採碑記為多兼及乎各體詩篇文人著作蓋以大房之靈秀每藉文藝以表彰而名山勝境一形諸歌詠發為文章使後人履其地誦其詞觸目興懷藉資觀感未始非考古者之一助也故志藝文

著作

房山縣圖志

卷數撰人無可考見文淵閣書目暑字號第一厨舊志二册

房山縣志

卷數撰人無可考見文淵閣書目往字號第一厨書目新志

馬永亨房山縣志

佚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一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書成於明萬曆庚辰卷數無考遼史拾遺卷十四日下舊聞卷一百三十引之
佟有年房山縣志十卷

存

書成於清康熙三年縣令佟君與邑人齊推編輯

劉伯敷

蔬香草堂集二卷

李張瑞

螺吟山房詩文集二卷
房山水道考一卷

劉青綬

房山景物考一卷

陳智

任縣志八卷

王貽愷



知不足齋詩文集二卷

王蕙

射藝真詮一卷

許鳳池

痘科摘要一卷
痘症疑似實辨二卷

李化一

劍經二卷

高書官

房山地理詳考三卷

王邦屏

順直諮議局芻議二卷
民國新約法簽註一卷
官審訴訟一覽一卷
查案匯覽一卷

地方自治條例解釋一卷
朝鮮物產共進會產額詳表二卷
大房山樵詩稿二卷
遊韓記略三卷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常履道

承齋全集
公牘二卷
批牘一卷
尺牘二卷
聯語一卷
雜文二卷

大梁言事一卷
憲法要義一卷
豫遊詩草二卷
南遊詩草一卷
槐園詩草二卷

文錄

詔書

明加封城隍顯祐伯詔書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臨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鑒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房山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固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陞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斯民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碑誌

房山縣重繕城碑

華 湘

正德丁卯歲湘叨厠鄉書之末尋以病痼瘵不勝家居兩舉矣今年春復與計偕困頓疾作不克獲與天下士掉鞅文囿以望澤宮之選尹茲土者曹侯諱俊邦彥其甫也臨清右族延湘至自京師遇以賓席褒諸士而以毛詩授焉執采之後礪鏃括羽之暇庠之弟子員李君明輩介陳生言進復于湘敝邑有城日以夏潦為患傾為頽垣邑侯視篆以來公勤明允一時蓋覆黜黜之患無不剗劑薰以惠和理化維新房山百里年獨穰熟遂督民完之增其卑薄補其睥睨礪石以扁其門具瓦甌以易其剗敝新粉堊黛以塗其漫漶崇崇臺臺不侈于前不隳于後訖功之日蓋常環觀遙矚而遊目之下侯之扞衛吾人遠矣敢以記請湘余惟我國家定鼎金陵文皇御極始即北平而都焉前面巨野後背重關左據碣石右挾太行乃天設地藏以為強幹弱枝居重馭輕之地房山其輔邑奧室堵墻三峯馬鞍雄峙境內而般洲實南北相

控之咽喉噴岍嶄巖之姦結聚盤固不時竊發曩者羣盜未血斧鑕之時深入于此遠近充斥而都城爲之戒嚴則今日修治之功可緩耶計民之趨是役也時維元枴風日清美而不告病利用千有二百人佚道使之而不告勞藁具一萬六千束經畫有方而不告擾傳有之賢者之興愚者之廢侯其賢矣夫侯初倅湘遐邦廉聲幹局綽聞于上下方兇豎煽逆之秋司兵者檄侯守太興之周家橋口柵未及樹盜已颯風東下時候所領率素不擐甲之市卒隨出弢變賊不敢近維揚一郡得以免其魚肉侯功不能無賴及此而邑人德之猶州之民思之也湘難以不敏辭故記以付李君勒諸貞玖用爲衆使民者告

房山縣改建石城碑

鄭民悅邑人

竊惟今皇上御極九重宣威四海一時元老矢慎訐謨外而封疆之臣爲干城爲鎖鑰踰躄躋躋古韓范不能相尙畿甸之內雖無城已享乎輯寧之休矣粵攷房山民醇俗朴居天府之右臂去居庸諸邊尤爲密邇金湯之險良不可缺原築土墉迄今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已久傾頽之患無常而揀度之功不輟民殆日擾擾焉用滋勞費而已我豐崖李老父母諱琮字協中東魯城武之名科也以阜平廉吏推調房山仁厚蒞民廉明守己力除民瘼直犯天顏丕績已凝遂擢雲中牧守斯民皆攀轅流涕啓于銓曹達于丹陛遂命寄爵于保定而署政于房山然扞衛之深思尤惓惓不忘者蓋以住日薊鎮之變可鑒也迨聞大司馬霍公具題房山爲京師首善之區宜繕城以衛之肫肫保愛之懷若有默契然者迺親與度量約計八百丈餘深慮民力之不堪力請當道幸賴本道豐鹿孟公畢力圖成視由己任且達于撫院白川劉公而保境安民恒蚤夜圖維者乃請出內帑以賙恤之爰命經術舒公鵠以司省試司教高公陸司訓黃公繼元以與出納蓮幕馬公得仁以時督理至于石採于西山灰取于南阜厥高三丈厥厚三尺而經營修理之宜高下廣狹之數罔非公之區畫矣維時服役之氓雲集于郊誠有效子來之願者且恬誼之風鼓于上下鄉民如靳祿景臣輩亦協助百千丈有奇蓋財也力也民之所自愛也茲樂事勸工向非怙冒之恩素洽肌膚而一時

捐資奉佛之喻貪利剝削之言烏能使之然哉故經理于戊辰之秋落成于己巳之春巍峨環繞內可以拱神京外可以消奸宄誦保障之功者不于諸公乎誰賴或曰民欲逸也而勞之欲安也而迫之似若拂民之情者抑不知負耜荷插固甚于耒耜之苦其視托戈曳戟者孰急闕荆芟棘固甚于耘耨之勤其視携抱奔突者孰大風餐雨食固甚於茅索之勞其視轉溝填壑者孰重信乎有限之勞足以博無窮之逸也猗歟休哉彼徒竊厲民之言以求自濟其私者此狃于目前安于故習之見也廟堂之謨猷思深慮遠豈難與慮始者之所與知哉噫嘻由前觀之方今地利人和兩得之矣後之司牧者將如之何仍必培以節愛足以儲蓄教之禮義以爲甲冑親睦以爲干櫓則心固結足擬介石之貞蒞屋熙寧可比磐石之安矣否則恃有形之險而失無形之險不有負其公之美意也耶然鳩工之日巡檢王君夢賢亦與有勤勞焉余恹恹之學媿非優于文也特以鄉士夫王公綬史公書及庠生鄭世臣馬欽劉一鳳齊邦治等命之再四不得已而著之于珉以寄奠安斯民之意庶有俟於後云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五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房山縣創建縣學碑

魏必復

皇元大一統憲百王尊禮孔聖加崇大成徽號亘古無有不作新廟穆穆樂備禮嚴皇惟首善新民以警風天下房山奠邦畿既載宅朔方距都城百里任土置縣肇金源六葉隸名京畿曰奉先國朝因茲山改命距金餘百載迄未有先聖先師祀至元甲午命徽政院引禮於時蒞員中省幕本縣巽方債隙地廣袤羸敏者再始潛心經度禮縣人也大德改元俾直學料顯旬監縣牙忽宰宋世昌簿楊政尉木八刺主吏鄭惟良咸自誦此則我職敢不敬應於是庇工葺役禮偕縣人知湘潭州張汝楫輸楮幣以倡是年正殿成明年神門成又明年祁人劉仲勉工塑設像大成巍嶽南面垂旒被袞兗鄒兩公十哲序位左右侍準古範陶祭器作器室春秋釋奠一如監學通祀儀大德甲辰宰王傑簿史忠尉小云失隘殿地後不稱繼續二畝有奇構明倫堂傑作治甚力甫畢及瓜延祐改元春宰王元怒念惟兩廡未備考之故事從祀闕今歷年所禮謂宜亟作治不爾待後視今猶今愴前也卽以捐俸入疏平昔交同志

以相厥事合格幣三千緡屬監縣民安答宰元恕簿伯住尉張彥澤起兩廡庖福內
外門墻未備者先是詔罷不急役議者謂方春事東作宜弛廟繕修令與監縣已下
相謂曰教化國家急務風俗本原奈何廢弛矧是役也歛弗及民巧者梓者悉醜備
以直陶者斤者悉以價售茲俾遂事則觀民以禮勉吏以義孰敢忽諸於是胥徒隸
兵咸入役身蒞之不兩月煥然就緒繪從祀七十二大儒二十四新榑十賢儼像攝
齊東西其冠冕服黼黻並取式監學應圖合禮靡有差廟門夾兩翼致齋室內外按
圖制悉具登降有度有數十子謁廟事畢掌石局事張彬亦縣人也目擊心悅欽服
美事鑿碑廟庭請以是役前後發心之誠作新之勤具載金石貽後人勿替今之功
其設心勸善有在矣直學料顯督工既久考叙始末禮率民安答元恕伯住彥澤新
監縣哈魯丁耆宿高榮弭祐執簡詣必復合辭懇銘究觀吾黨職承宣者其勳力風
俗之本非直爲觀美思作新一鄉之善士思觀民以禮思勉吏以義京輔密邇子數
子勛哉廿祀而致其誠茲義舉有始有卒者始卒者何大書屢書而已書者何持敬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六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而已持敬則義理日新義理日新則父父子子兄弟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觀政官府善俗比閭克復三物賓興沐浴膏澤歌詠勤苦卽事卽物而教之發見於
日用率是天下何思何慮於一鄉乎何有必復不敏在恂恂鄉黨既不得以辭語淺
薄遊聖門者難爲言自解謹齋沐作銘曰元統天道無外百世以俟父子親君臣位
有茲通祀崇門廡正階所德禮稱是敦化遠求道邇邦民所止禮之履義之揆勿亟
勿已躋俗美講物軌邑政數子政相起齋栗顚顚鄉校倚頌聲企文載攸始

未敢擅改存之
以俟後之君子

篇中字句
疑有錯誤

重修縣學碑

陳以勤

房山附坻內最近迺其徵歛冗雜力役繁興民之疲於輸作者較他邑爲甚以故學
就圯敝然吏嘗力有所屈欲葺之而有所不暇也頃濟南張君汝能來尹是邑其才
力既足以勝其難而又慨夫學之不足以興起士類也蒞事無何亟以序修舉之文
廟爲先次明倫堂次齋祠次門墉蓋始於嘉靖三十三年三月成於三十四年九月

也於是學中弟子邱文實等相與樂張君之賢而來請文以記勤竊謂先王爲治之道今不可復見矣所僅存者唯學校之制而已顧古之所謂學者有六德六行以爲之教有絃誦書禮干戈羽籥之屬以爲之業其行於中也有飲射合樂養老勞農聽訟受成獻馘之事以習其所見凡以磨揉而長養之俾內復夫天命本然之性外節夫手足耳目之欲因示以天下國家之務其豫有以知之而不惑於既用也其教人之法可謂詳也已矣陵夷至於今其法固已盡廢凡師之教於學者惟專於章句文藝之末而弟子亦靡然相與習學焉以冀不失乎有司之尺寸則與古之所以爲學不同矣是以古之成材常易今之成材也常難間有一二稍稍樹立者則皆以爲得諸氣質之自然也由此觀之學之於人材果無繫也歟雖然先王之立學也所以成天下之材而期於俛焉以盡其實者也由今之制而不失其古之實又安可以泥於教法之不同乎嘗考文廬江之治郡也修學於成都市中即其所教於躬自飭厲遣士受業外一無所謂古之法也而士人遂至於大化至於魯仲尼廟禮器儀章甚備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七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諸生咸以時服習其中觀之者至低回而不能去然卒未聞其有成就可數者也即斯二者而言古法可以盡泥乎哉亦在士之自盡其實而已夫復性節欲而不闕畧於經世之用此豈有難盡者乎卽始於章句文藝之間而兼致修內檢外之學以達乎天下國家之務則今制非所以爲累而深有以喻夫爲教之實及其材之成也自與古人等耳倘以教治殊異而猥言夫今之學無繫於人才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也豈不惑哉今張君之治房山也獨先於學亦庶幾乎識此矣且房距京師僅百里其風教常在耳目無所謂遣詣之勞也諸士誠自盡其所教之實必不專守章句文藝如魯生之固於所習也古稱燕地民勇而沈靜迺其士必不委於法之靡而自盡其實以振起一方之人材斌斌由今日之學始矣因是以推其材之盛其士之自得也夫其亦有以興起之也夫斯可以論張君矣迺爲之記而併道夫古今之所以教也

房山縣重修縣學碑

陳於陞

房山縣建置學宮舊矣嘉靖甲寅春張侯汝能嘗議繕葺之距今垂二十年土木之功復就地圯泐朽泚士岡攸暨會城武李侯以才名來蒞縣事至之日謁視廟學瞿然起嘆曰昔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弛壞詩人爲子矜之篇以刺之琮忝天子赤縣吏修禮典學職之大者作新之役其敢弗敬圖之遂急具牒聞于督學御史傅公既得請于是捐廩斥羨並取諸好義而樂助者經用既贍乃鳩工掄材諏日興事首樞星門次殿堂次東西廡戟門次齋祠庖舍之屬盡撤其舊而新是圖既訖工丹黝華綸棗桷顯麗豆籩荀簋陳列有所士鼓篋而游者胥躍然以喜低徊而不置云李侯則以書來屬余曰願紀其成且乞一言以詔多士也余惟甲寅歲茲學之修家大人在吏垣實記之懇懇焉復性經世之旨揭如星日余不敏何能復嗣音乎既不獲辭則爲之言曰自故明定鼎幽燕房山去京師不百里諸士者所謂皆京都之秀也昔成周盛時疊序宗師教化宣朗賢才之興惟京邑稱最故都人之什曰狐裘黃黃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蓋美之也夫不徒曰威儀言辭而必有忠信之行乃可以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八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傑然振拔于萬民由是觀之詩人美都士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亦可識矣惟故明祖宗列朝建學立師嘉育士類而首善自京師始士環輦轂而生者鎔鑄訓澤蔚爲人文往往雄視宇內然而都會通達之區利祿之縈腐目薰心自非卓犖有立者多爲之泊沒于中而不知悟故其敝也競而靡通而易篤實之道盡而忠信之真泆亦其勢然也房山密邇天光縫掖之徒被服文雅與京師等而邑獨僻左衣冠車從之所不衡貨貝綺組之所不集士產其間耳不習奇譎詭之談目不習淫褻盛麗之翫類皆專愨朴茂呐呐純謹有先生長者之遺風焉蓋詩所謂行歸于周者庶幾近之夫士以德行爲楨幹文所以翼行者也孔子論文質彬彬後君子至於用禮樂則崇先進語躬行則謙讓而不違所重于敦實尚行者蓋如此今諸士居文明之鄉而又能全其朴既彬彬焉追琢而金玉之矣然余所願于諸士尙當悉歛其盡飾者反而求諸身心性命之間日認認焉以綱常倫理相勸勵禮樂經術相摩切言必盡實毋譎以盜名行必屢素毋矯以衒俗務使道德之實粹然純備于躬則文章事業胥由

此出異日者離蔬釋廡騰茂實而策休光以臨民則爲良吏以立朝則爲明臣豈不巍然稱爲萬夫之望哉若但峨冠袞綦崇論闊語而詡詡然自命曰都人士則吾不知之矣夫文王在上而譽髦咸興者感于時也魯侯既作泮宮即有濟濟多士以克廣德心奮于地也今當天子初御萬年之歷方敦崇儒術以文太平迺房山之學宮鼎新式逢其會諸士得時與地若此當必有碩大光明之才應期而出以爲茲學寵重此固李侯興起庠校之意亦余所惓惓厚望者也諸士其懋之哉是役也經始于隆慶五年七月落成于萬曆元年四月約其費不貲而中貴王君祿獨捐二千金終始其事觀今日珥貂者率靡財以飾浮圖之宇而王君雅高尚若此因並書之相是役者爲學官李守真劉祖堯等以李侯書來請余文者則諸生馬欽陳家謨王大鵬劉一鳳也

重修縣學碑

王 圖

李侯之爲房山也薄賦輕徭鋤梗擾善振窮恤匱禦咎澹災政是以成民用大哉已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九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迺進其父老子弟問所宜興革者博士諸生進曰不腆敝邑左蘆河右太行山川迴環獻奇露秀其于形盛亦奧區也蜜邇首善不百里而遙草昧之際張氏盧氏皆以特別人才洊至鉅卿而邇者當聖化作人文教翔治山陬海濼之士占一經治一藝者無不鱗集仰流輻輳並進以登天府而吾房迺愈索莫不振青衿之徒進取純焉在堪輿家言則學宮之以也其陰蹙于民舍逼塞而不行其陽蔽于長垣黢黢而不耀且也廟之北爲明倫堂堂之左爲尊經閣閣與堂兩大並峙主客強弱之義云何若由是因循舊貫也將終不利于吾黨小子君侯其圖之李侯曰堪輿之言君子所不道也雖然與其使二三子地脉是罪而隕然有自廢之意者吾何敢憚征繕不以鼓爾二三子俾砥礪維新庶幾獲茅茹之吉而有所改觀于否塞湮鬱之後也于是首捐俸以倡而一時學博弟子若是紳之好義者翕然從之各助有差以百金購所謂民舍者徙尊經閣而北之閣之南構堂五楹以居絃誦毀長垣致爽嶢焉異時形勢家之所稱不利者業已次第改觀乃益繕治廟宇若堂若廡若門若祠若庫棧棟

之朽蠹者易而堅良瓦石之齷剝者易而貞潤丹堊之漫漶者易而炳煥而肅肅泮宮于是乎新矣博士諸生相與歡忭踴躍舉手相慶謂從茲以往文事其有興乎因結侶走都門乞不佞一言以揚李侯之績且以昭示永永不佞敬諾因進諸生語之今聖明在宥自京師以逮郡國莫不有學將以尊道術乎抑僅以興文事乎士之從事于學將以淑身心乎抑僅以梯進取乎以尊道術而淑身心古人之學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己以興文事而梯仕進今人之學也故曰今之學者爲人古人之學唯其有得于己是故紛華無所羶其外得失無所怛于中其出而應世也喜怒哀樂是非毀譽之際皆卓然有以自主而不爲物役不爲物役故其特立獨行之概足以砥頽波而植王家今人之學惟其意主于爲人是故當其屈首鬢序呻吟咕嗶剽竊湊泊以希異日之青紫目若望洋心若懸旌比其得志茫然無所挾持華中流之無維楫人喜亦喜人怒亦怒人哀亦哀人樂亦樂人毀亦毀人譽亦譽沈溺于噂嘖噏波流委靡之中而莫能自拔由前所稱得一二人焉足以稱盛由後所稱則雖連袂而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登接踵而奮以侈科目之美談則可矣將以稱爲士風之振而無負縣官廣厲作新之意則未也堪輿家言倘不盡誣房山之士將必有鵬搏鵠起以應更始之會者吾將拭目而觀之第其本謀僅出于興文事而利進取未盡引于聖人之繩墨吾故推古今人已之辨使諸生瞿然自反于道術身心之正他日有所挾持無至追趨儕俗爲門牆羞豈惟道學之光在事者亦與有華寵焉諸士歸試以吾說質之李侯倘有合于作人之微旨則三尺之石姑取弁焉可也李侯諱廷幹關西三原人甲午鄉進士

重修學宮碑

田麟

房山古稱玉石洞天幽燕之奧區也以其右翊神京三舍而近幾務駢集規畫孔艱吏於茲者鮮克以賢能著佟侯有年負卓越之才綰符百里於康熙二年來蒞此土甫下車而鋒穎見纒踰而庶績熙戴星出入百廢咸舉而於學宮尤加意焉原房之建學自至元甲午昉也一修於嘉靖三十三年再修於隆慶五年曠世以來歲久圯

竊修侯於是軫念而繕葺之鳩工必棘選材必良經始落成必勤且瑟向也飛雨飄搖鞠爲茂草今也層甍重庀鳥革翬飛丹碧黜聖美輪美奐泐者堅矣墮者飾矣闕者增矣是舉也有數善焉不損官帑不困民力上以妥先聖之靈爽下以安博士弟子員之肄業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詩人所以致美也維時弟子員顒瞻巒序愕眙而改觀咸舉手加額歸德於侯思所以爲侯志不朽者則旅京請余記其事勒貞珉以詔將來余乃進弟子員而諗之曰學之有繫於風教也尙已四境無絃誦聲國不可以爲國也治化始於澤宮民風視乎士習自古聖王良佐必崇學爲先誕惟世祖皇帝肇膺洪圖右文致治暨今聖天子丕承曆服觀光揚烈嗣位之初即黜王安石之制義敦尙實學碑天下學者習知古今治亂盛衰之故典章制度之由財賦錢穀利弊之微禮樂兵刑機宜之要陰陽五行之何以變遷天運人事之何以通復是故周悉乎經濟所從出理義所由歸淵通奧博古學蔚興矣向者浮誇靡曼之習於焉一變爾侯繕葺學宮之歲適當功令敦尙篤學之年事會偶符天人協應且房邑密邇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一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首善化行自近房之士自宜仰體君父立教之心恪遵爾侯董率之意誠使寢食典文佩服曩訓則有胡安定設教蘇湖之規條朱考亭授徒白鹿之則例大約不外於尊經稽古敦行三者尊經則千聖之心法以傳稽古則事理之源流皆見敦行則孝友嫻睦之風以起是以進業者有小成大成之別不率者有東寄西棘之擯明敏者勇於自立懈弛者愧而知懼帥必端嚴友必直諒故其涵養既深展布自遠任艱巨事履盤錯之途定大謀決大疑禦大難氣志謐如而紛糾悉解上之爲公孤九列皆宜何則其實學之素積者然也如是斯無負君父之立教爾侯之董率矣房之士歸而勗諸記成系之銘曰

倬彼聖風 肇基巽方 湯湯蘆水 峨峨太行 光融攸萃 蔚爲天章
大道不涇 載揚載緝 廣厲景休 永垂靡極 昭德記功 有貞斯石

房山縣學田碑

成慕命大名人

嘗考三代無學田蓋其時田皆井授比閭族黨之中塾庠序寓焉所謂鄉三物者郁

郁乎盛矣非若後世羣居而別養之也迨漢興詔郡邑立學士疇始分疇連阡陌侈蓋藏而士或窶不能給朝夕甚至枵腹露肘不憚傭賃以自活噫瓶罄罍恥上之人烏得不重爲之所也我朝學制酌古盡變鄉之中簡其雋而員之員之中簡其雋而餼之法備矣顧其風氣日開人文漸盛在員之額者業不難取盈于數而諸不在餼之額者其窶亦幾不可勝數于是觀風者目擊寤嘆慨焉賑發而學田之制立然必亦薪樵爲職者用以靖共爾位廣其儒教若文翁之于蜀鮑德之于南陽云爾未聞輶軒暫蒞鬣髦關心重資疊碩德意靡熾如今憲副李公之于房山也公故爲司空郎受命權石倚干旌于房之三山廉靜不擾人爭隄就繼以秩滿遷副密雲憲事乃猶惓惓念房不置初發羨鏹若干緡爲創一祠祀關壯繆隸之田以贍祀事尋復謂曰廟孰與學急也悉發所積涑水縣應支廩穀若干緡爲增置學田房邑楊君昆祚素循惠有幹局捐俸佐之先後共得百餘金置田二百畝有奇于是房士之窶者騷若更生曰微公孰寬我俛仰其素饒足自給者亦莫不踴躍曰微公孰作我士氣即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二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諸廣文撫青衿而熙遊觀環橋振邁亦爭相忭舞曰微公孰光我芹藻相率碧石紀其事於黌舍而署教諭李君庭芳余姻也屬使問記于余余媿不文何能爲公頌第蹟公所行事類仁心爲質者且士飽而後益知學教與養兩得之矣竊謂三代育才之遺意政不過此耳至房土所以報公者亦無他術房于畿輔當輦轂之下山川靈異甲諸郡國乃聞其賢書自丁卯以來登者寥寥豈非士之習于媮耶語云水不激不鳴士不鼓不奮茲役也房其可以興乎不然即不甌脫其田而第含哺以嬉公之心哉豈公之心哉公名養質山西蒲州人丙戌進士

縣學復俸廩置學田庫圖碑

馮立敬

房山縣儒學復俸廩始末自萬曆二十年壬辰唐子署教于房諸生來言師生俸廩舊額每石徵價八錢嘉靖之季以軍興裁其二今時平物阜旁邑皆已得請請言令復之便陽曲王公聞之曰固余事也因爲諸生請如額越甲午春二月諸生復來言師生宜一體安肅公饌粥且不給請言復故額令不可會督學李公行部唐子遂自

言賴諸台當其議亦復俸額如初云王公名育才李公名堯民○置學地始末 房
士匱乏多饑寒唐子念周之靡所給又歲甲午令責諸生慶言不貲諸生力不支于
是爲買民地收籽粒以備前費稱貸爲之而唐子任焉 學庫學圃始末 學有書
籍祭器貯藏無所唐子斥二十餘金構屋兩楹于堂之西偏設二匱而扁爲學庫間
以爲講藝燕居之所又鑿井種樹治蔬圃于齋事之南由是作息復稱兩便云唐子
曰陽曲王公折獄甚善遇士以禮左右凜凜奉法苞苴不行然竟以白簡去反其道
者乃或超躐異等仕果安據哉諸生德王公謀勒石志不朽已醮金矣而其曹乾沒
不舉乙未五月巴人李參軍來署事乃始伐石鳩工王公之美有托而傳焉嗟呼參
軍獨可少哉後軍名迎春唐子名守禮外史氏曰唐先生以兩浙鉅儒來教于房房
之士速肖而繩武者津津有人可稱烈矣至捐一歲之祿爲置學租以備賑給高風
碩惠當與天壤不朽然吾聞之舊常有學田矣而今漫不可考則夫保而存之豈非
後之爲師若弟子之責哉而吾且及見一勒石事幾廢而舉一繫其人之遭遇矧事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三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有大於此者乎故余樂觀厥成而不能不重有感也

修鄉賢名宦祠碑

徐 縉 江蘇人

天下郡邑皆有學學卽有廟以祀孔子兩廡以從祀諸賢至鄉賢名道亦皆爲祠以
祀著于令典而有司之所遵行凡以爲風化設也房山隸涿州爲京師右翊人物之
生自古不乏吏茲土者往往有遺愛焉然未始有祠正德丙子夏監察御史盧君按
行至縣訪求古蹟旣得賈島墓立石題識間詣學宮觀文昌祠嘆曰吾聞神不欲非
類非類不毀奚以明教正典不修奚以勸俗乃命撤其象飾其宇東爲龕一以祀唐
進士賈島元刑部尙書高克恭參知政事諡端靖弭禮及國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張克誠西爲龕一以祀元縣尹史都朱禮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祠成縣令曹侯俊
具其事實遣詣生李鳴飛等請文刻石余不獲辭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祭法謂
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者則有祀若浪仙之以詩名家彥敬
之博學有文弭張之德行政事俱見諸紀載昭焯如生而諸名宦之興學勸農輕徭

息訟可謂法施於民奸除弊剷政通人和亦有德乎禦災捍患之故既去而人頌德紀功思之不忘不可誣已列於一堂之上有司駿奔歲修蘋藻以慰後人景仰之意於無窮且曰後有賢如斯人者將俎豆於斯一如故事感發興起之機又於是乎在教由是明俗由是勸君子謂一舉而二善備焉可謂儉而中禮而曹侯之奉行惟謹亦政之所先者與余與君同鄉知君之積學好修已久既居憲職明慎持大體及巡畿內之三年旌廉汰濁雪冤起滯弼微達隱中計稱之而于風化尤加之意即此可知其餘矣故特書之以先後之人君名雍字師邵蘇之吳縣人

重修文廟碑

朱衡

房山縣學自勝國前有之洪武二年更建歲久殆湫泐就頽矣有司者亟圖新之每以時詘舉羸爲解迺司監涓濱王君過之低徊不能去曰祿待罪永巷獲侍當今天子經筵聞學士諸先生陳說知天下得以彝倫而居審謚而食者皆夫子惠也祿受於天子恩無極夫子之恩亦無極願殫力爲夫子新是宮遂括所有得兼金二千奇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四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鳩工飭材首樞星門次殿堂次東西廡戟門次齋房廚庫啓聖名宦鄉賢祠創未有拓未備煇煇燿燿而房山之學視八郡稱最矣諸文學絃誦斯者胥諮王君舉沾沾然快也屬余一言紀其事余以興學育才邑令之職迺今自中貴出茲舉曷其懿耶中貴人類喜浮圖王君願爲此不爲彼茲豈獨王君賢仰窺我聖代右文之盛洽諸宮闈聖代成人之深達於內輔而王固有待而興者也史記漢明臨辟雍陰郭執經唐宗視胄監新羅遣侍書之簡策有榮豔焉然未聞中貴人篤信若此者豈陽暉嚶煦幽巖獨後抑粉飾遠炫近習難格耶明興逾二百年矣崇儒重道千古罕儷宏德前不具論嘉靖以來實王君躬炙其盛者夫主善射則下工決拾主善御則七慣驅馳大君綱紀寰宇燦然孔子之道中貴人對不觀感而尊尙者耶粵昔成周菁莪樂育棫樸作人盛矣乃其際中貴人有巷伯者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惡惡嚴即好賢篤藉令巷伯與夫子同時當欣欣執鞭焉巷伯而下王君僅再見矣要皆有待而興者乎雖然王君砥行立名人也太史公有云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王君一興學宮而名行彰顯縉紳間是誠知所附也彼傾心浮圖竟泯沒無傳者豈少哉王君即有待而興亦非凡衆人伍矣諸文學懿其所舉所謂在中貴人則進之者也第文學何以答王君是役也經始於隆慶五年七月落成於萬曆年四月又踰年冬臘月巡按侍御益都張公兵備憲副如臯錢公蒞任房山學訖始末嘉王君功異之檄邑令陳君庭訓志諸石而余亦不辭爲之記

重修三元正殿碑

高 蘭陽西人

房山縣西離城三里許有山高聳廟立於上神安於中其山之始名曰留台尖暨而更爲三官頂焉是神也上元以司天賜福也中元以司地赦罪也下元以司水解厄也備三才之理總天地之事殆非荒唐渺茫淫祠虐厲之可比是乃神之至正者也列廟貌於羣峰之首其勢巍峨諸山拱翠雄鎮一方卑視城宇是乃山之至顯者也無古今無遠邇凡有水旱瘟疫之災疾病患難之疹祈禱無不應致誠無不格是乃神之至靈者也以神之至正居山之至顯而爲神之至靈如此是以吾人雖至愚而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五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實至神也神宇之有替而必興有壞而必補因舊而必新豈非人所同然實乃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本縣耆老楊鸞等素有此恢拓之舉累因年歲荒歉而弗獲所願延至今歲年穀頗登一舉而倡之鄉民任玘孫鳳等從而和之一縣之人他縣之衆又從而協同之無老無少負石運灰者踵足不斷或貧或富施財布米者絡繹往來是於徵工儻巧補舊益新正殿三楹高廠宏闊前後墻宇峻絕雄威金碧輝煌光彩炫耀經始於二月落成於五月是乃神靈之默祐所以成功得如是之速也蘭亦素感神之至靈而朔望行香祈禱必至之處亦責任之所不能辭者故敢置石書文立於廟貌之左使後之有事於茲土時葺而歲補之庶斯廟可保於不朽而神亦得以庇吾民於無窮也是爲記

創建黑龍潭廟碑

歐陽元元 人

房山之大安山山之上龍湫深不見底以勢度之下徹山趾世相傳有黑龍君居之至正十年歲庚寅夏五月至六月不雨令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柵司監

奉命詔留鎮京師召京尹赤縣令等官徧走羣望又率僚屬詣在京名寺觀成禱焉
雨不至平章公憂之歸家露香禱于庭左右曰房山有黑龍潭禱雨輒應盍往叩之
登遣今留守司都事薩理彌實奉香幣行仍戒有司遣价又玉虛宮十一代真人張
公門徒明道洞微大師畢輔貴偕往既至輔貴等歷平章公問雨之誠于龍明日龍
見靈異觀者喜曰雨之徵也既而大雷電以雨圻甸方數百里皆霑足槁苗盡起及
秋五穀胥熟於是父老以龍君未有祠請作新廟以彰神庥輔貴願募衆財憑潭依
山疊石築壇高二丈許廣可二百餘步因壇爲廟中作正殿三間東西屋如之外爲
神門設闌楯臨潭上中塑龍神像服飾如貴者儀旁列雷雨部諸神以侑次及祀神
之庖守祠之舍內外偕作經始於十年之秋落成於十二年之冬費楮幣五萬三千
緡有奇十四年夏六月京師又踰月不雨公復遣薩理彌實禱如前將行政公之意
以廟記屬元時元感暑下痢連日不能興聞命強起而默禱曰龍君卽致甘澍已時
災當力疾以償諾責十三日壬寅往禱丙午大雨已酉又大雨自是兩大集是歲有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六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秋都人每雨見風雷電突起西南自房山來知爲龍君所致薩理彌實竣事還以喜
雨告元疾亦稍甦乃記之曰天有三垣帝座所在諸星環之國有京城天子所居百
神衛之房山密邈燕都多深山修谷實生神龍疏附奔奏居百神之先理之必然也
且京師天下之本盛夏兼旬不雨舟漕不戩物價日翔四方輻輳者憂之又旬日不
雨饑饉疾疫將作居民憂之門訟盜賊滋蕃朝庭有司憂之一雨而百釋四方安故
房山之龍能雨京師有功於國甚大禮記祭法曰能禦大菑者祀之能捍大患者祀
之新廟之作於祭法爲宜或曰社壇而不宇今廟焉以居龍何曰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社欲其露處以受生氣也龍者天之生氣能爲膏澤以生萬
物者也其質爲陽陽動必靜靜必伏藏宇以棲神固宜又曰肖龍像以人何曰龍有
變化不測之神人而爲龍龍而爲人古今多有之異時褒崇之典請于大廷議于奉
常爲侯爲公衣冠牲特祝號祭式必視人爵廟也像也揆之事理皆宜平章公蒙古
怯烈氏國初以來元勳世臣之胄其父祖子孫萃從昆弟丞相御史大夫接踵不絕

於朝故其體國也切其愛民也深其禱神也能竭其誠乃作迦享送神詩俾工歌其辭以祀併刻之石辭曰龍胡爲兮山之盤風氣固密兮岡巒綢繆龍奉命兮宅阻幽扈帝室兮拱神州神州兮盛夏不雨相臣憂兮奉牲醑性肥兮醑香龍來歆兮不遑處大振電兮從元冥雲飛繳兮雨建瓴雨優渥兮年穀熟年穀熟兮神州足神州足兮萬邦福龍盤桓兮有此屋龍歛起兮安之乘靈和兮薄希夷風雨旌兮絕天河滌元雲兮揚素波帝曰勞女兮復女居新廟翼翼兮山盤紆房之山兮雨之府鼓坎坎兮巫屢舞澤我民兮萬萬古國有秩兮食茲土

城隍廟碑

鄭民悅邑人

房山縣古奉先地接京師民環輦轂實天府之右臂而築斯城鑿斯池者爲甚重焉然有其物則必主之以神有其神則必妥之以祠蓋爲民而立之殆非世之淫祠比房山縣舊有城隍廟在邑之西北隅其規模隘而未宏其法制畧而未備且久歷歲時灌之以風雨敝之以鳥鼠傾圮愈甚是歲夏四月泌陽陳公聞軒來牧於茲時早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七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魃爲虐公憂之朝夕禱於祠而雨卽霑足爰集士民而訛之曰應祠之神莫切於城隍凡旱乾水溢災異膝螟蝻疾苦冤抑咸禱於神而輒無不應故禋祀山川風雨而必以之配祠之不新可乎僉曰不可昔素菴李侯嘗欲新其宇以晉秩弗果迄今無任厥事者公謂之曰是誠在我卽捐俸金若干諏日繕工適求成事先之寢廟繼之廊廡飾其像繪其壁構雙樓以簋鼓鐘闕重門以嚴中外葺垣以磚樹坊以石至於行仗儀從則又前豐崖公之先備者亂其期蓋不五月而丹雘爭妍金碧奪目矣落成日鄉士夫劉公敬菴等過余而謂曰昔若祖大尹西峰公嘗率一鄉鎔銅爲像架木成祠幾四十禩矣而詎知今日鼎新之若此哉盍記諸珉以垂光於後悅以長者命弗獲辭故應之曰城隍之祠禮經之所未載然崇墉深澮民賴之衛今之祀亦禮以義起者也粵稽昔高皇帝握樞華夏敷命神人特於房之城隍封以勅爵以伯用昭殊寵尙非聰明正直而有潛扶帝業之勳者胡可得哉矧邑之去京未百里其城池之設險于國者較他邑爲甚邇其鬼神之受命於君者較他邑爲益靈我公筮仕

於房興學校寬賦稅節里甲均徭役清訟獄哀憐獨復於治人之暇而留神於祀事禮之所謂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者此也公雖不冀於徼倖而神之默相寧能靳乎由是仰廟儀之清肅者動天君之竦敬作善者知其降祥作不善者知其降殃交相勸勉以化於善孰謂鬼神之德而無裨於法度之施哉雖然四境之內幽攝於城隍明司於令尹凡我邑民必修禮儀循法度不恃強而凌弱不挾私而害公則官必愛之神必庇之假令作善於昭明肆惡於幽獨寔行自恣以罹罪戾則朝牲醴而暮尸祝神亦怨恫矣吾儕密邇王化者固萬不至是而敢不預爲之戒哉是役也肇於歲之首夏畢於歲之孟秋於是邑學諭王公宇亭訓劉公雙柏尉王公暮江以及士夫百姓咸鼓舞於誼風而樂爲之助因併及之以告來者云

縣尹朱公去思碑記

馬守恕元人

自古治國家者以愛民爲本由朝庭而路府以路府爲親于民也由路府而州縣以州縣尤親於民也今縣尹秩同三代子男漢考治行尤異唐試書判理人策造至聖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八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元妙選守令爲當今急務內外皆許保舉能者超升擢用否者罰及舉主可謂考察勸課之有術任賢愛民之美意也夫房山乃京輔劇縣得撫治之道獲乎上悅其民不負選保委用者其惟朱公與公名禮字節文大都開陽里人也未冠之年喪父事母孝著鄉里學問優長修潔謙遜明習文法辭理閑雅自宣徽院擢用轉留守司椽調司獄司官歷有能績選京倉使羨餘糧二千一百碩欽遇明詔選保守令內外交章薦舉吏部銓注從仕郎房山尹兼管本縣諸軍興化勸農事公下車之日發號施令典利除害嚴禁吏卒革去擾民之弊慈愛百姓終日未嘗言刑凡有所頒賦役置簿比驗貧富科攤均平民不敢稽緩其限田界審其侵奪者經正之獄訟察其可疑者明辨之戶婚久未決者隨判之盜賊有未獲者催捕之孝弟事于父兄者勸賞之豪猾橫于鄉里者威振之撫治踰月民心大悅至正五年冬十月中興庫提典引校尉數員稱資政院委官和買木炭逐年節次不下數十萬斤侵漁百姓結舌吞聲無可伸訴公審知其弊赴上陳告蒙擬本院合屬收買其他怙恃權勢者聞之相戒絕

不敢以非禮犯也此苟非遇公下情何能得達於上哉是年獵者百餘人指稱飛放徧擾鄉民公問之曰此縣偃山傍嶺並無水泊何嘗有天鵝鴻鵠飛落耶獵人無辭出縣互勸曰朱縣尹有愛民之誠在任之時勿入房山之境此謂除去積年擾民之弊矣至正八年四月大旱公齋戒沐浴率僚屬耆老告天祈雨不旬日甘澍應秋七月螟傷稼公徧禱神祠越明日螟虫盡拘草木而死是秋穀大熟民賴以濟此謂唯至誠格天心若此矣春勸農桑藝種得時栽植有法勉勵勤儉諭戒遊怠冬遇農隙設立學校使民讀書教知禮義比及三年田無荒蕪盡皆開闢民有流移咸來復業廳宇寂然絕無爭頌囹圄空虛盜賊屏息非才之過人遠甚孰能若是乎一旦鄉邑耆宿孫榮王祥等會議曰朱公來則施仁愛之風去則思其德澤雖古良吏無以過矣宜樹豐珉表其異政僉曰固所願也於是進義副尉白紙坊大使杜仲嚴儒學教諭王賢詣余以文爲請懇辭再三請之愈切不得已以行狀之實蹟謹繫銘曰

賢哉朱公 性賦忠勁 家傳清白 身修心正 歷仕京都 選擢邑令 下車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十九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之初 宣佈明命 均賦省刑 興利除病 威振權豪 仁愛百姓 夏旱拜祈
甘澍隨應 合境權忻 耄倪歌詠 秋螟傷稼 禱神致敬 天威至誠 裁
蟲盡屏 戒農勿惰 化民無競 盜息獄空 訟簡廳靜 一方遺愛 百里流
慶 杜召德齊 龔黃名並 耆宿樹珉 以紀善政 勸勉將來 永爲鑑鏡
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去思碑 張宏振元人

仕宦之適用者不以治事之難而藏其用濟物之存心者不以任用之小而廢其心
治事雖難而爲之者易任用雖小而所成者大苟非誠心修身謹行有所操守者而
能若是耶前大都路房山縣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從仕康里人氏世爲右族廕先
祖之職首監是邑下車以來訪黎庶之艱辛革吏隸之弊病勸課農桑興舉學校慨
然有政清安境之志嘗曰凡民有不便之事隸我者我得而伸之自京府者我得而
訴之上年經值螟蝗痛傷禾稼百姓乏食餓者害而病者且死公到任視之不忍即
往政府訴于執政者告蒙賑濟全活者甚衆是年京府修理海子岸令本邑備到地

釘一萬八千餘根并八作司計置白木炭一十萬斤翎根爪兒二千三百副公嘆曰
往年蝗災今歲值旱百姓艱食民不聊生饑者未甦而病者未起而復加之差徭重
困斯民誠可哀憫公復訴于上所司者憐公之誠懇再三往訴特爲除免又有在獄
盜馬賊所指張蹄兒者公爲審理視其文具察其情由知其冤枉更爲平反矣明年
值天旱焦禾殺稼公痼瘵於心露頭洗足於境內山川所在神祠以誠祈禱感應甘
霖歲則大熟年例喂養驛馬者公告及減半又明年關撥折草食鹽較之他邑斤重
飽足自公到任凡有合著差徭賦役皆務均平不勞而辦比之往年三減其二治民
有方各安其業而流移他所復之者衆野無遺田嚴立威信止盜息姦革去濫設之
徒吏畏其明民悅其澤政聲日起而詞訟日少始下車至於終任昔寶赤人等未嘗
入境擾民爲害民懷公之惠爭獻香斗旗帳及瓜期年甯免有勒銘去思之意是以
四鄉同邑之耆士王仲禮齊林等齋纂公行實行狀請于余合辭懇銘余謹辭者再
不得已而錄其前行泚筆而爲之銘曰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隱隱崇岡 浩浩汪洋 脫公德政 曷云其安 下車之日 治具畢張 晉之

潛岳 漢之龔黃 一方赤子 遭逢俊良 雲霄鴻鶴 枳棘鸞鳳 民懷其惠

士依其光 銘勒金石 千古垂芳

邑少宰王公去思碑

趙 錦良鄉人

嘉靖己酉仲夏之吉房山邑庠生齊子顯等率邑之父老輩造余村居而請曰吾邑
少尹赤岡王公諱絕字應瑞江右大庾人爲鶴軒翁之子得家傳之學厄於場屋以
上舍歲丙午蒞吾邑董馬政先是者任刑括常例以實囊橐公至懲而罷之公操存
廉潔上官恒委署篆凡可利吾民者靡不罄竭心力卽額辦蘆葦鵝翎等項非土產
者公轉達革除以省民財陸鑿倉運粟山路崑嶮轉輸甚難公議申折價以節民力
先年協濟會同館涿州良鄉大興等驛傳應是役者鮮不破家遁避相償以地迨其
後清謐咸宜倏有○委者執欲仍舊公乃力爲節儉以從質樸公少通醫精脉理士
民有疾痛者必躬診視施藥以全其生由是德澤旁敷仁聞昭播甫三載遷光祿署

丞士民遮臥攀留戀戀不忍釋去而思之不啼嬰孩之失乳哺也僉謀礪石以永厥
譽敬將大伊一亭李公命敢丐言以記余曰房山去吾邑二十餘里耳壤地相接休
戚攸均錦亦與聞公之善政久矣竊忍以不文辭夫有生以來富貴安逸人情莫不
欲也公能省民之財民斯富矣節民之力民斯逸矣從民便而活民生民斯安而壽
矣四者政之大君相所以治天下方伯所以治藩鎮守令所以治郡邑未有舍是而
能成治者也古今論治者恒曰重守令丞輔乎令而尤近夫民者也職司率循其分
道尤易行也是故仕無論乎崇卑行道而已吾道行雖丞猶夫守令方伯也至若吾
道不行雖粉飾亦奚以爲故明道夫子爲主簿後世以來未嘗以主簿而小其道職
卑而道崇高公之所以屈夫職而信夫道也方今聖明端拱穆清求賢圖治有承流
宣化之寄者可不加之意乎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德公其有得於是也哉世之漁獵斯民爲所讐惡者于此可
以自媿矣雖然大率爲丞者遇有善美多爲令所蔽忌一亭公能喜公善政悅民去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一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思是又以民爲心兼受而廣濟者也麗澤休休曷可以無記抑余于是而又有感先
達曰士不可爲宰相當作明醫調和造化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人身具造化陰陽
者也調燮之功一焉國初有以韋布業醫得授御醫而登崇秋者矣近年保定霍氏
亦以是學薦用名動京師他日公之術入望聞妙超工巧擢醫院展國手上以頤聖
躬萬壽之隆下以培生靈命脉之厚循良史傳永永垂芳此又錦之所深望乎公者
也因并記之以徵來者

縣尹鄧公德政碑

張文憲

粵攷在昔自秦以還封建易而郡縣分諸侯罷而守令置傳稱郎官上應列宿則令
尹之責爲益重矣夫何也其爲職也最專其於民也最親其職專則全其爲民不必
泛焉以從事於民親則政令之布朝命之逮厥澤易于下究矣蓋嘗求其爲治之大
凡曰八政曰九事條目雖殊恤民則一養之而爭奪息教之而倫理明則夫正其德
厚其生利其用者殆將靡所不至矣我聖祖御極混一厥惟自古建官則令尹之設

視昔尤重爰自國初以迄今日所以收治平之效者率由於此猗歟休哉房山縣於順天負京師右臂地瘠民貧差繁賦重頃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多事楛諸畿輔遂號難治鄧公平門以德才碩望早掇巍科借計入銓曹因奉命往尹茲邑甫及下車輒諮民瘼作而嘆曰民者邦之本也吾之幹也不培其本則國何依不子其民則望斯缺上之所以責成于我者如何下之所以望澤于我者如何寧不敬慎以副之乎由是以公正之心敷平易之政於賦歛則寬而不迫事罔或墜於刑獄則明斷簡孚物無遁情于學校則考課嚴而士類振興於農桑督率勤而收穫有賴息邊役以節財用修城池以固封疆綜馬政則孳息益蕃編戶口則彊強咸畏里甲省而費出有經催派時而大工是竣憂營繕之煩也則申請上司而其役遂寢慮運木之勞也則調停裁抑而民力以紓振法度而寇盜悉弭勵精敏而吏胥畏過纖毫無染宿蠹頓祛渥惠既霑奮習盡革乃德化漸被民皆禮讓是循克敦善行奸慝之爭奪息矣長少之倫理明矣閭閻之生養遂矣是以士民熙皞傾誠愛戴傳曰愷以強教之悌以悅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二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公之謂歟撫按部使諸上官剡薦屢騰譽獎疊至其詞有曰存心慈愛敷政寬和有曰有幹濟之才而持之以敬有節省之政而施之以誠有曰率民切愷悌之懷理訟起公平之譽有曰守官勵冰潔之操敷政適寬嚴之體有曰邑疲賦急而調停悉得其宜俗悍弊深而處置咸底其績寔惟是與大率類是要皆實錄也噫嘻偉哉記言居下位者在獲上治民之有道而歸於誠身昔人謂守官之法有三曰清曰慎曰勤所望於賢令者明且切矣惟公得上之譽若此得民之愛若此允乎三事克全官箴恪執雖紀傳所稱若慈君若仁父若召父若杜母亦不是過斯固循良之表表司牧之子特者矣余初會公見其動止端凝論議醇正知其涵養有素恒以遠大之器期之至是治下國子生紀子舜官楊子江齊子顯偕諸生李子梓胡子鑑趙子俊耆民傅漢陳銘等詣余請文以表厥賢乃益驗其符余夙望也故不辭固陋勒爲鄙說實紀公之善政勒諸貞珉以見畿輔得人之美俾邑人永世稱頌殆將引之于未艾矣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公之筮仕而所履

所獲已超邁流輩則夫陟要躋華端可馴致豈不愈增閭里之榮宦轍之光乎公字其名中太其字平門其別號陝西咸寧之詩禮右族云

縣尹李公去思碑

鄭民悅 邑人

嘉靖丙寅歲東魯李公豐崖來司房牧時我房山連年荒歉民半流移兼以內戚中貴與國同休之家侵漁者十之三四而閭閻呻吟疾苦之聲不絕如縷公自下車夙夜惕警若自致之而惓惓以復故爲己任是以司楸棍者噉民之田則抗疏以禁之而不憚於天顏之犯辦紅爐者伐民之木則明法以絕之而不恤夫冬官之校招入版之氓雖公侯之僕亦附均寄養之馬雖閭閻之族必行廟學將傾感中官之賢者以新之而輪煥之光足以樹萬民之瞻仰城垣已圯勸富室之義者以助之而高堅之利足以爲百世之帡幪禾稿于愆陽則徒行以禱之而滂沱即見於須臾民乏於耕歛則出陳以濟之而毫末不加於征取全孽子狼狽之產諸寒士秦晉之盟加提携於寮案而掄擢者先後數人敦教誨於生徒而科貢者紛紜多士鄰封之冤抑而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三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來質其誠皆曰願撥霧而見青天鄉衢之奸宄而爲摘其伏皆曰能除莠以茂嘉穀至於宦途久歷清節不渝而皎皎心之光明雖冰玉不足以擬之當道明公罔不知其賢者迨于關院饒公以優于邊務薦之遂擢雲中別駕而羣姓聞之皇皇然若無所歸或泣訴於臺司或呼號於銓部或上疏于彤墀咸欲借寇一年而秉均者亦爲之感泣遂易以保定銜而仍攝房事自是而聲蜚朝野德重縉紳移檄持旌者三十餘度而牘薦者亦交章焉雖古之循良其獲上得民未必若是其深也未幾踰年而復加以通郡牧蓋諒公之爲民民之所以留公者而不忍遽使之去也寒暑六易治績有成民之愛益深公之仁益至而上下相親油油然如父子是歲仲春乃擢保定二府以公之大器終非小邑所淹而不敢復爲之留也命車已駕而士夫黎庶罔不垂涕遠送于途濟濟如市歸而思甚命余記之余曰凡小人之情趨炎於一時而機之相投宛如骨肉一旦勢不相攝而視之若途人然矧于去後之思乎此固德化之未能孚人者然也惟夫我公體仁心敷仁政外則溫厚內則剛方君子化其風小

人飫其惠是以在任而民戴之既去而民思之也彼甘棠墜淚在人心者豈獨古哉夫公之始遷房山而阜平思之既擢保定而居民思之後之器大而聲闢膏沃而光華增秩進爵行將大有爲矣又焉知思之不及于保定耶公諱琮字協中號豐崖戊午鄉進士世爲武城之鉅族云

邑侯陳公去思碑

王圖 西京人

聞軒陳公適當今上初歷令房山治平爲畿輔最已擢南廷評以去邑人德公蓋北屋尸而祝之迄今二十餘年邑人德公彌深思公彌篤意求寄其思于永永而諸父老知余習公介丐余言紀之余因進父老問狀並讀宗伯張公所撰公傳乃知公醕膏濃液淪浹邑人骨髓甚深而大節則在均徭平賦縮己豐民興學校隆教化而所最難者在抗倖璫忤津要以庇子之遺赤子固宜邑人繫思若斯之久也憶余上公車時公適以治行異等徵入禔公賢而茲又辱嗣君都水公交雅敢不唯唯受簡按公諱庭訓字孔學別號聞軒豫之泌陽人也其世系履歷詳公家乘中不具述述公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四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所爲治房山者房山迫輦轂下當孔道且治內多椒房姻婭而上所最倖璫營窟于此甲觀相望又傍引諸俠邪相車輔以肆蠱于小民吮髓吸血莫可控籲公廉知其狀甫下車謁神自矢令而澳涇脂韋不克爲民造福捍患者明神殛無赦又進三老與之約爾輩瘡疾極矣吾將滌煩蕩苛與爾輩更始爾輩轉告子弟喻吾意毋懼豺虎搏噬輕相動搖又毋馮依城社而自以其身爲狐鼠也三老敬諾又進二三俠邪與之約爾輩所敢扞三尺魚肉吾民者以令懦無敢衡也今新令來計與爾衡爾將戢翼聽公乎抑謂叢實有神不吾虞也且而獨不鑒乎闔瑾事乎一蹶爾輩將駢首繆矣諸俠邪色沮而退則相率訴于倖璫倖璫故貴倨且握內柄聞之心動思有以中傷公而房故有石廠供應御用往屬內閣童其役倖璫故遣黠豎來帥諸虎豺耽耽而至且謫公陰事公屹然不少動豎輩卒不能有加于公更津津嘆伏謂撼西山易撼硬令難嗟乎此可以識公大節矣公既力抗倖璫以翼百姓遠近籍籍始知房山有令而公又習知里甲多積蠹爲之均定徭賦人人稱便又念田畝影射者衆躬

歷千陌穀之伏莽無隱邱羣情大服比江陵度田今下畿輔回擾而房邑已竣事矣邑人感之爭繪生像祠公而公憐邑人憔悴彌自節約首裁前令所需供億若干緡又議減上司迎送諸費若干緡邑人騷呼若更生已又營疾苦賑糶獨表孝節嚴教約已又葺壁水宮進博士弟子才者數十人日廩餼之躬爲校定疑義評第課業士風始駸駸振已又發委積之餘繕城疊飭壇宇新郵舍創社庠義庠建置秩然蓋六蜡而邑大治德化翔洽絃誦相望督府暨兩臺使者交章薦公前後累二十餘疏而撫臺曲周王公重公才望議調平谷平谷故有倖瑄兔窟思公來復爲梗格之卒不調而是時直指使者爲江陵門客會江陵自楚還於朝直指使者遲之於房山間語公曰相君故知公公獨無意相君知耶且相公方爲畿民解慍顧安得金筵出蜀產者百數奉揚相君虞薰乎公陽若不解出以百筵致之直指意怫卒註公中考會彼徵入部議借公臺諫而蜚語狎至止授公南京大理評事嗟乎以公才品治行夙絕一時即臺諫何足爲公多乃強豪讒口卒淪冷局質公初心亦何恨者詩不云乎蔽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五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芾甘棠勿剪勿伐公危身奉民其樹德深矣民獨何心而忍忘之乎竊怪今之長民者務華飭譽或亦能塗人耳目夸詡當時比宦轍旣更民心無復繫戀甚有疾首蹙額恨其去不蚤者以公跡之賢劣天淵矣公任廷評後彌加意寃濫一歲讞鞠平反多所全活其仁聲籍甚南中茲不敢漫及第撮公治邑大節以勒于貞珉以見房民所爲惓惓思公于二十餘年之後而不能忘者以公洪恩濊澤真有所以繫其思者在亦因以昭示後來使耳目公者知所儀刑也

邑侯張公生祠碑記

李聯芳邑人

侯諱肇林字茂卿別號元著松江上海人弱冠連第爲江左名士初令萬安有異政右族不逞乘大計中之改授房令萬安之民思之爲之立祠侯治房一如萬安廉平不擾然俶儻有大略事關利病不愛髮膚邑之糧額萬餘侯革火耗而平出入納戶解戶頌聲載道邑去京畿三舍有川澤之利閭人乘樵采之勢踞周口廢廠與縣分治割十六鄉隸之如河南南陽之不可問前令怵其在旁之勢百足之扶莫敢發難

遂爲邑之永患侯下車馮怒曰吾寔牧民而以十六鄉赤子爲刑餘魚肉乎始剪滅此而朝食其始終舉措詳在公案碑閣人竄伏二十年廠監儿上肉始出荼毒侯離任之三日閩人揚騶驟至拔幟立幟意侯不復與侯選其惡於當道再逐之如鷹鷂之逐烏雀於是閩人莫敢啄人邑之山田爲貴戚羶聚之藪實奸民投獻之爲害侯一繩以法不避強禦于是人莫敢獻亦莫敢受魏郡之歌岑熙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侯之謂矣時歲大稔諸倉懸磬侯憂之亟請之當事得大庾之粟若干斛復請又得若干斛侯酌口賑給周歷窮鄉即賜無贅聚又于城隈隙地爲百室曰冬生院處鴻民之無依者親行糲粥仰侯精者幾二千人春盡壯者以農作去侯進羸老而問生計一癯老進曰自分野殍以使君推食及此亦幸矣敢重累使君殲固無憾侯惻然以俸背繼之及麥而後已時候每一出齟齬操頤孟隨之如依父母富鄭公之救青州侯足擬之矣房士之困天荒者幾五十載士氣委靡侯立程問藝開示法門捐俸置學田二頃以調貧士又以堪輿家言易譙樓以大門三檻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六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由是科目有人房之文運侯開之也侯下車厭民多訟廉知由代書者之譁張侯屏逐其尤民有陳訴隨情處分不供不罪人人自愛草生公府花落訟庭有熙恬之象焉先是邑之戶口賦重而不平或產廢而丁仍或物故而名在或亡人鬻子尙按則受懲爲民重困侯一清其敝易九則爲平鋪請爲永制吾邑無丁戶之累侯之賜也肥蠶之虐七月未雨狼狽之民洵洵思變邑北五十里舊有龍湫素稱靈民數祈不應侯曰吾自禱之時熇暑焦金不乘不蓋穿炎步禱歸未半途而雨澤滂然人以此爲侯至誠之格云大工之役頻年采石輪蹄所歷輿夫張勢恫喝伐木壞垣民或不稼以待蹂踐侯一折其鋒遂輯行而不敢肆他如收遺骼驅鹽徒抗關提嚴賭博惠政累累莫可殫書一時鄉落之民祇覺手足之寬而不知爲之者大抵侯之爲人不伸不惰隱顯一眞神志澹漠泊然無染衛民之力最強御民之轡則寬寔心寔政卽史冊所稱蔑以加矣蒞房逾二稔入爲朝廷司李去之日兩袖清風圖書之外無長物民惜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謀立祠問記于余余曰然稽之祀典曰能禦大災則祀能

捍大患則祀門戶井皂中霑居常有功于人猶然歲禩而血饗之侯之宣力于我房者大矣祠固宜余爲叙次其事以備采風者之實錄云

邑侯婁公德政碑

楊之柄 良鄉人

婁侯以丁冬蒞房邑未期月政績兆著隨機應變動咎合宜甫載餘蠹者剗圮者飭缺者週積蠹者明作而振起政持其敦大御下居以廉平破椎埋之黨馴黠猾之民封以內萬戶之衆無不樂其寬肅其嚴余以隣治編氓家居距房十八里桑梓多隸其屬父老子弟被澤最親頌侯德政者日盈耳不啻邑中之士民乙丑秋房之陳生于應王生明且齊生推耆民陳甫明等結侶走都門謁余悉侯治績請余文記侯德政勒諸石垂之永永余謂侯之績惟余知最詳侯之德亦惟余言可據夫房固山國也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長上上者不能當中小豪官軍籍田復居半自撥地後存剩地僅十之三投充除糧地居十之二撥兌定州地幾十之五徵稅則額詘逮讞則歧而匿之他所且往返數百里租不足供侯慮民稱貸艱難遂申文部院折茲輕賦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七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令十一里民圖分定州田地平九則以三等俾民之居者行者無偏苦樂至驛遞馬匹爲房民之重累原額二十四匹侯蓄之官廐嚴戒芻牧恐損傷買補貽害于困邑輒申文裁減十餘匹是百姓之死而生骨而肉者洵侯之力歟房邑三面環山石田積原連阡接陌歷年荒蕪不下千餘石侯履畝踏勘盡開除之邑民數經兵殘幾虛版籍死絕逃亡者侯裁之老弱者侯汰之侯時語人曰減丁役爲寬徵他日司農核籍知房邑地瘠民稀凡三征或可少緩其一二也若夫城守緝盜即隣郡縣無出其右者西山一帶素稱盜藪侯乃修墩陞儲糗糒時芻茭簡健卒躬自督巡公餘卽單騎稽查啟閉夜則露宿城頭嚴保甲除隱匿之奸清街巷防伏藏之警四境潛無盜踪東南百姓皆慕山城爲樂土也其他建館興學省刑薄罰決訟無三思無再宿僚吏膠拳累足不敢竊侯之一顰一笑又非部章薦牘所能盡侯也侯復博學游藝彎弓飛騎燕客所不如以侯挾文武異才近可列障陣遠可備國家非常緩急而侯獨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不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疆禦迫之不動余知

侯之仁且智勇而廉已况房城斗大官署荒涼侯晏然四時藿食不畏苦簡騶從入窮鄉不謂陋會計廩庾出入毫髮經手不謂煩余歎服婁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道人也邑令豈能盡侯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者試質諸代言之石侯名應奎號射斗以科貢歷仕籍遼東寧遠人

母邑侯申革里民值月並釐剔夙弊碑記

維房僻處山隅民生日蹙時煩撫字甲午夏雲中母侯來尹是邑旣下車首詢民瘼獨里下值月一事凡諸公務鄉飲賓興春秋祭祀等項雖經制額設銀兩然物價騰湧里民每歲帑貼銀不下三百餘兩至本縣官府一切宴會禮節迎送程給之類亦係里下買辦每歲所費復不下二百餘兩此積弊不知始自何年前任宰斯土者每憚於改絃遂相仍如故母侯到任後盡革前弊乃逐款官備與民無涉遂申文本道張副憲蒙批數十年之積弊該縣一旦除之不第百姓荷無窮之福亦見該縣澹淡自甘政務維新也爲民父母自當如是如議行繳適遇涿州攀修城垣侯諭士民赴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八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本道呈告闔學生員高秉忠等具呈本道張副憲蒙批隔境修城於理不順准免協助俾房山縣查行存案十一里民具控本道蒙批已批免矣仰房山縣照行存案有據又以城垣圯壞倡先捐俸銀一百三十三兩致紳衿輸財里民効力繕甃週垣共一百二十丈有奇念學宮頽廢捐俸銀四十兩復設處銀三十兩鼓率闔學捐資助工於十三年八月內動工修理啟聖祠西廡等處查有里下帑貼快役喂馬草料銀每歲三百兩盡行申革又本縣看監禁卒經制雖有額設工食每歲里民帑貼錢百十餘緡亦經申革復有陵戶馮九仕等自順治三年分役充金陵陵戶除撥置香火地外仍每名各給養贍地責令於春秋兩季置備祭品等項凡遇部差查修陵寢一切迎送供給等項仰應衆陵戶置辦詎馮九仕等侵租藐祭復將供應繕修等項移累里民致闔學生員陳于應等具呈本縣里民張令芳具控本縣馮九仕等懼禍逃京捏詞控部咨行撫院租蒙查審咨部內云馮九仕等侵欺租錢托名自備祭品遂將不堪之物致祭金陵因有謗議沸騰欲飾已罪故借張令芳戳官派差先行控部

馮九仕之刁誣殊不可解但念守陵多年姑從寬免而令芳之賄買夥告審無實情相應免議至於香火地畝原爲置備祭品之用仍應照舊各陵戶均佃輸租治備祭品如再不堪該縣即行申報究處其養贍地畝亦應照給以爲守陵之資嗣後陵應陵役民理民差則彼此各無派擾而葛藤永斷矣仍咨到部送司除所用祭祀錢糧已經戶部撥給地土耕種起租不議外看得巡撫咨稱止交付知縣查審不便遽完應照令州官親提逐一質對審明云知縣既經親詣致祭以後于未祭之先該縣親看祭品致祭可也其陵戶馮九仕等先經稟稱總甲張令芳賄買生員在縣遞呈吳串通里下人夥告等語後地方官申稱九仕巧供並不會有告張令芳賄買生員在縣遞呈之事但事係怠忽祭物意圖脫身控告相應將馮九仕責做革退但巡撫咨稱伊看守陵寢已二三世相應申飭前來應將馮九仕等各責十五板仍着看守陵寢如嗣後祭品不堪怠忽從事者查出定行題參仍移咨撫院蒙票行本道蒙牌仰該縣官吏查照咨票事理嗣後該縣于未祭之先親看祭品致祭勿再不堪怠忽從事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九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致干題參即將馮九仕等火速解道各責十五板仍着看守陵寢憲票存案

重修漢前將軍廟碑

梅之煥

黃岡人

享天下之榮名異數而不可以計算得之者天下之所知也享天下之榮名異數不可以計算得而猶可以揣量得之者天下之所不知而立言之士或能極擬而得其彷彿者也若計算之所不得揣量亦不可以得之而其享天下之榮名異數又震天壤冠古今而無以復加則如天下之奉故漢前將軍關壯繆侯者是已夫天下之奉侯也廣於鬻宮侈於精廬自縉紳學士以迨紅女嬰孩靡不心折顙頓以競競於不可犯而侯所以捍屾而鼓舞之者亦若日月之經天而光彩爲之常鮮斯何以得此於天下哉說者曰侯所以享天下無復加者以心之不了也即如張睢陽岳武穆心皆不了而一厄於勢一阻於奸尙可委命之無可奈何侯獨無厄無阻而麥城之禍忽發於盟好不自備之敵吞吳遺恨千古悲之而侯之靈爽因有所寄於不窮此一說也或又曰侯之所享於天下者正以心之能了也夫諸葛武侯張桓侯與侯儕偶

人也外史所記皆不免再生而或食報於唐或殉節於宋侯獨得度於天台智者之教入三摩鉢提淨名忠孝世無與儷震且崇祀良不偶然此又一說也嗟乎立言之家所以極擬而得其彷彿者不過如此而已余竊惑之夫以心之不了而精魄雄強揚詡囂張以求崇於人者固非所論於侯即以心之了而超脫輪迴思惟路絕亦不聞有度盡世人之願何必以億兆身應億兆心種種昭着若此哉蓋侯所以享天下之榮名異數者誠不可以計算揣量得而余竊不自意於極擬之外或有所窺見於侯者夫古之得天下之正三代而下昭代而上無過漢已漢之天下訂於莽篡於操岌岌於中山之一線而其所以遂不得爲漢者又獨在於侯之一身而又獨在樊城之一舉夫與昭烈心膺者亦自有人而獨係侯者何也蓋漢自失侯而蜀遂窘於蜀也夫去荊州以爭王業與出漢中以爭王業勢相萬也以操之用兵如神羣雄席捲曾有狼顧鼠竄至欲遷都以避如侯樊城之舉者哉令侯進兵逼許而昭烈使武侯桓侯出屯廉沔以繼其後於以杜孫之鬪而褫曹之魄甚便也計不出此而獨委侯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與曹競又以剝膚之吳爲後苗幾何不以將與敵哉蓋觀幕僚之首自撒假子之救不前未嘗不嗟咤於漢業所以存亡而恨蜀君臣之謀失也夫昭烈白帝之役蓋寧以國以身徇而豈惜此則侯之所享於天下者天固斬之而天固成改試觀武侯事業孰與留侯諸人雜耕未已嘔血酸心至今弔秋風五丈原視誅秦促項者其令人歌思又孰烈也公之榮名異數亘古長新意在斯乎而終未足以擬侯之萬一也京師左輔曰房山者實爲股肱郡水部李公督石其地費省功倍房山令楊君以廉能佐之相與捐俸置學田復於侯之祠落成焉一不以煩民蓋知侯所憇云昔蜀有火井傳以爲漢德之祥桓靈之末或投束繯而熄諸葛武侯一窺之而焰熾然無他誠有所召之也今之新侯祠也夫亦其人哉夫亦其人哉

隆陽宮癡呆子來鶴記

明宣宗

房山隆陽宮有道之士曰悟性通元清虛養素頤真守靜法師陳風便先生號癡呆子者宣德四年三月庚申羽化先期沐浴更衣跌坐命其徒崔璇琪等曰太上有云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吾將返真矣又曰吾沒後歛藏必候鶴至舉事言訖神色如平日瞋目而逝時年八十有四是夕異香繞宮達旦不散明日整冠裳入櫬越五日甲子乃窆元室於本山後原及期復有羣鶴翔舞蹁躑久之乃散後凡舉薦揚每有鸞鶴飛繞於墓延翥壇所當時在會清流官民耄倪目所親睹以爲靈應去之三十年其徒孫陳道暹胡道真相舉究圖乃言曰先師祖靈應之跡已遺一世矣既久恐遂湮沒無聞後學何所證諭稽首於余請書其事余按丹家大道與天地相似陰陽五行四時之氣妙運於兩間而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各迎其性而成悠久無疆之化全真家則體乎此故乾坤其鼎器鳥兔其藥物攢簇五行而煅煉之殺轉神運火候周天沐浴抽添還丹既成而鍊形化氣煉氣化神鍊神化虛則其體純陽而吾身一天地也元氣一呼萬神咸聽五臟主宰隨意自現方色輿輦儀衛鸞鳳龍虎獅子白鶴皆陰陽純真精氣所成非外物也風便之學全真也初入武夷山修元範謹結習持志既定雲水四方至山東遇至人李古崖徐守中授金丹祕訣行持愈久工夫純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一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熟真灼見不爲旁門所移永樂十八年至涿州房山縣掛劍隆陽宮因棲真焉凡居民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宣德初長春劉真人見之與語善乃錫今號自是含和鎮璞育嬰息胎終日如醉人稱之曰癡呆子但點首而已亦因以自號信口吐辭不越乎道學者錄之因悟至理年既及髦童顏兒齒步履若飛常掛鐵牌於胸驅役雷霆祈禱契勘持以行事其應如嚮時人目之曰鐵牌陳嗚呼道本無爲非跡可求鶴道之跡者也風便之道混然與造化相同不繫於鶴之有無其羽化也顧乃謂道非道可以擬狀於是形於有跡欲與學者知所應證因末求本苟識其意返本思之曰此特氣之變化則將思充其氣復其精全其神天地造化百物皆在吾身豈有鶴而已哉風便福建邵武人父官于山東母黃氏產之夜夢白衣道人入室及沐浴置襪祿頭顱與夢相肖幼而穎異不見戲不如輩稍長辭其親入武夷山學道武夷多仙宅而卒聞道於山東其來也有自其聞道也有由豈偶然哉今嗣其派者弟子王常安李常惠等耑志全真欲覺後覺以暢斯教請記茲事以示來學

修磚公院三清殿碑

邑侯 羅在公

嘗聞洞天福地壯五嶽之奇觀羽駕騰車泛三山之怪跡終南太乙之境每多仙居函谷令尹之關曾浮紫氣秦皇鞭石不廢人功漢帝望倦特崇樓閣蓋穆穆羣僊之府必霄漢乃棲而焜煌太上之尊非瓊台不駐惟茲磚院者房邑之勝境也高可臥雲廣惟容膝山腰古木坐來處處生涼石徑峻岫踏去層層潔淨冬有凌雪之竹春多耐寒之花門擁白雲遠觀滄海之日茶香丹竈近汲石窟之泉固已大暢幽情迥別人世矣有鍊師王名大定者勤行不忘誠恪爲懷教本希夷窺至道之奧妙功常抱一透元關之精微居院十年葺補外更無餘事誦經萬卷應酬中咸有道心謂地以最上爲貴道以無極爲尊此院前俯塵寰尙有未了微之色相後擁丹崖儘可供太上之神明爰募金錢共圖美景斧鑿并用劈開混元之天巧力兼施平成妙有之地中建三清一殿輝耀入雲旁列方丈兩居爽朗映日癸酉經始甲戌造成下官蓋嘗遊而覽焉丹梯數仞如登子晉之台微竅一門恍入長房之室立危崖而寓目俗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二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骨爲驚倚洞口以乘風塵心頓濯香煙繚繞玉皇帝座匪遙磬聲悠揚鈞天廣樂如聽坐羽士之榻忽悟前身遂向平之懷要諸異日念王師之功不可沒而衆姓之善難以湮爰構俚文用垂不朽

重修馬各莊二聖廟碑

邑侯 羅在公

馬各莊之有二聖廟也重修在明正德之九年乃禮經浩劫傾頽殆盡止餘正殿數椽聖像時有漂搖風雨之悲因而本村戶口日益銷蓋藏日益賈意者其乏神佑也康熙三十四年適余蒞政之五年也時和年豐百廢漸興天誘其衷闔邨善念勃勃各捐金錢復有某等倡先督理刻期鼎新不假募化而規模悉如舊制倘所謂既富方穀非耶工竣某等懸余數言記之余至其處見所謂二聖者一關帝一二郎夫關帝廟祀徧天下水旱疾苦有禱必應宜吾民之崇奉恐後矣若二郎功在吾蜀似與此地無與然考二郎於秦降惡龍息水患故沒而爲神凡水妖皆懾焉水無所不有則神無所不在茲村密邇大石河衝決之虞時厯人心當日創廟並祀之意在其斯

歟今既復新廟貌神有所依將見二聖同心啟祐吾民自茲以往村人之蒙其蔭者豈淺鮮哉乃不辭而爲之記

設法重修大門儀門抱厦六房碑

邑人貢士時年八十歲 李克家

今天下事無大小凡有關於經費者靡不曰設法爲之上以此責下下以應上上下下相沿視爲成例然則欲成事者敢諱言設法乎第設法而事猶有不舉者則當事者苟安于自私誤之也膏脂充慳囊而秦越乎公事此勿論曷乏時弗克振興即處豐亨吾亦知其無能爲也若我羅公則不然房山小邑也其廢而待興者實繁惟公堂前抱厦儀門大門與東西科房關係匪細乃傾圮有年寧無可設法之時與設法之事而因循若是倘所謂苟安與自私非歟而羅侯初至即愀然曰是公堂者猶人之有衣冠也可任其不整耶及詰吏以所修具皆嘿然侯笑曰是非設法不爲功於是捐已資贖有罪措磚瓦湊木料日積月累不費民財次第告成入其門煥然一新登其堂赫然可觀是豈侯之獨善於設法哉母亦惟是不苟安與自私而已且亦知侯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三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歷任之苦乎自古北有秋彌之舉而車馬甚於昔年王師有沙漠之征而軍需急於前代固已疲於奔命矣而侯五年之間初至波賴邨再至達爾謬莫二三至密雲懷柔四至宣化五至郭家屯此皆前人未歷者夫處前人未歷之苦而猶能修前人未立之工不謂賢乎嗟呼設法者權宜之術而非經久之圖古人不道若侯上不病帑下不病民而廢者興墜者舉質之古人可以無愧今侯遂初念切將以老求去邑人恐其泯也請余爲文以記之侯四川營山縣人由孝廉在房五載有惠政奉詔以主事候缺去

羅侯實政碑

王毓秀

羅侯治吾房七年政績茂著頌聲騰達稱畿縣最士民悅安如赤子依慈父母怙焉恃焉愛戀不可解於心今當考績時邑人恐其去聚族而謀曰吾侯之德不可誼也吾邑山陬荒僻士多饒薄又地介畿右田之可耕者強半收入爲采地土著失業者多遇徵發供應長民者奉令唯謹操三尺悉力嚴督期無過而止遑計吾民之疲乎

且四境旗漢錯處強梗不戢頑愚朋比鬪訟滋繁冤抑積而習氣乖不問也文教頽而士氣不揚節義晦而獨行不顯曠代前人年遠事湮其芳徽高躅不可一世誰復暇力爲表彰以風多士哉天佑斯人錫之良牧我侯於辛未年秋來蒞吾縣至之日即切切計民生徵輸有法而追呼不聞撫字寓催科中里民感勸納賦無後時者向年本縣定解蘆溝分府兵餉歲抄卽差役預提次年按季催解弗少緩假視侯事未久即詳請免撥比年民賴力之得寬本縣義和廠錢糧歷年里胥侵漁致編戶困追比候廉知之先曉示居民不聽經里役手秋成後單騎按臨令各戶親納無絲忽耗費事不煩而民不擾法至善也歲丙子編審人丁侯詳慎均平二日而畢吏役不能上下其手而積弊悉清且七年之中精心圖治念民依而課農桑憂乾旱而虔籲禱偶值蝗入境率諸吏卒先民而捕以先勞勸捕者蝗爲出境去頃歲來數奔走王事遠日風霜勞瘁孔亟而侯如不自知者蓋爲國爲民外所不暇計也政理少間卽設法修頽廢衙署觀瞻煥然聿新而吾民若未聞焉力不勞而財不傷侯之擘畫洵善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四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矣至其平居自奉一於儉約日用蔬菜悉給現價不以口腹細故累人亦善政之可給者也侯忠信明察長於剖決兩造質訟不能遁其情事至卽以理解未嘗留獄以滋弊其遇事涉人命者卽日親往驗視無所避忌故獄成克允稱無冤焉民俗好勝習格鬪以爲常侯執法嚴懲人懷悚惕而剛狠皆化聞閉絕囂競聲民幾不爭矣其有利寶所在欲止其爭而不能者卽務爲拔本塞源之策如羊耳峪煤窰旌棍爭訟無息時累害不可窮極自侯詳院禁塞而禍端永杜侯之靖吾民而安輯之馴擾之使就利而遠害懷惠而畏威者大抵如是且天性慈愛不忍一民失所流寓宦裔殷景隆幼時被掠賣爲潘陽鄭包大家奴十五年走歸訴冤侯惻然悲憫爲詳內部置掠賣之人於法景隆得復民籍焉間有格於律令而不可行者輒爲之悲傷感嘆作爲詩歌以寄其惋惜之意如侯之於王大金兩兒夫婦是也剖股救親雖事涉於愚而誠懇可嘉侯詳請旌表未蒙允題卽自捐俸爲立坊改小營爲雙孝村以風示百姓本縣鄉賢浪仙賈先生高才逸蹟寔足千古其遺墳庵久就荒廢矣侯慨然捐建

祠宇俾後人得景企以爲觀感他日譽髦時英聞風興起將必追踪往哲其人焉况侯雅意作人日進材子弟於庭訓課而鼓舞之樸棧菁莪之化漸積而成士風之盛計日可竣矣然則侯之造於吾縣士民者誠大矣夫吾縣素貧瘠士若民拮据衣食恒慮不足非我慈父母鞠育數年百計愛護將不敢望有今日者矣吾侯之德其敢忘也於是士與士朋民與民伍相率走山村叩蓬戶擁集斗齋揖余而致辭曰我慈父母恐以考績去願紀其善政於貞珉以垂不朽子其涉筆焉余雖老廢無能爲役然父子祖孫咸託鈞陶知侯之善政最悉義不得辭遂其語而書之侯諱某字庭槐號北園蜀之營山人由名孝廉出任山右之夏縣有政聲補任房山今需次部曹云

創建賈公祠記

羅在公

士之立名節垂不朽者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苟產於其地其地之人固宜若神明然家祀戶尸以爲法而守於其土者尤當推而崇之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於善此風化之大端未可以爲不急而漠然置之也余少時讀唐浪仙賈公詩與其高曠之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五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致雅慕其人其仕吾蜀也長江之人至今享祀不衰豈非以其德與功在民而其言足歌咏哉夫公房人也房山如公者不多見亦宜祠而祀之則而象之與吾蜀等不宜落寞而已矣考邑乘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明大學士李東陽題咏存焉乃余蒞任初即訪諸衆俱茫然不知其所復親至西南求不得歎曰誌存迹亡不亦悲乎迨康熙丙子仲冬余以公事至琉璃河歸維時水涸草枯馬蹄輕快由曠野取捷至二站村南見殘碣高三尺餘篆額爲唐賈島墓云余驚喜下拜視其方則縣之東南也觀其地廣不盈丈觀其塚高不過尺踐踏已甚也讀其碑字雖模糊猶隱隱知爲東陽公題咏也視其年爲正德丙子知縣曹俊所立也余既喜得之無意而又以蕭條蕪沒爲悲歸而思曰及此不圖後將安存第其地爲旗人所佔已久奈何爰因皇莊黃君麟圖轉懇之慨施地六畝復募金錢於有力者靡不竭力贊襄而爭先之於是建祠堂三楹於墓前昭其像也又建佛殿於祠堂前從公志也又建禪房六間於祠東而募僧居之期可久也又清出順治初年戶部留存香火地二十五畝爲焚獻資崇

明湮也事不煩而成功速嗚呼非公有靈不克顯其蹟非余與公有深緣不克有此舉非衆人好善之誠不克成其美夫豈偶然哉或曰公宦於長江卒葬安岳公無子雖扶其襯歸葬乎余曰不然余重其人非重其墓也雖其所經歷猶將式之况故里乎且帝京景物畧紀宏治中御史雲雍得斷碑於石樓村爲闕地置碑大學士李別記之舊碑所載亦然今石樓去二站不遠夫使斷碑無據雲李二公肯爲乎之雖唐蘇絳撰墓誌謂夫人劉氏遵遺旨葬安岳矣不又曰權安禮乎既曰權安知不歸耶故余願以好善之誠附雲李二公後其他何論焉工既竣率紳士而謁之僉曰美哉彬彬乎敝邑文運自此興矣公曷記之余雖不文若其始末所深悉也因書以誌又爲歌以弔之其詞曰大房崧秀實產先生天性和茂風骨澄清始悟夢幻托跡緇流念持金偈且吟且修騎驢得句手作推敲赫赫京兆以茲定交高才不遇旁若無人長街自話可泣鬼神飛語中起行道悲傷放逐適性燭鶴翱翔奪卷旣帝雖命之遭君王大度短簿實遷煌煌後命已作參軍天更愛才遽遣修文我吏仙里景慕高風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六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西瞻山峪名以君崇念茲一坏心焉鬱陶偶然相值如引如招嗚呼先生與數爲仇孟郊北邙先生石樓爰建斯室以作君廬非善何親非緣亦疎賤子無文感懷千古敬陳俚詞班門弄斧

重修碑公院石殿碑

羅在公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古之聖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莫不有天焉以先後其間蓋志乎感應之際誠之不可掩有如此顧不獨聖人爲然也即世之匹夫匹婦各以其志補造化之不足者亦往往如是蓋聖人如天地之大而匹夫匹婦亦小天地也其寧有殊哉吾於道人王大定修碑公院見之此院向爲僧舍後歸道家而舊刹猶存相傳爲元人所建云余嘗入其中見金像莊嚴但梁柱傾頽幾不可待使大定稍存我人見因其頽而毀之易以太上天尊亦無不可即不然跡託于逍遙而志存夫衣食若今之庸吏輩視官廨如秦越則雖有天可感亦烏能使之必應哉乃大定則不然一日乞疏於余以募余笑曰道人而營佛殿可乎定曰聖一也

烏乎不可余曰當茲物力困窮毋論募之不應即應矣山高水遠材木何以登磚瓦何以造定曰不然今所乏者工資耳吾觀院西有石可採而前山有土可陶吾將以石砌其內而以磚飾其外外視如臺內觀如洞洞安佛像臺建斗母亭不用一木而工堅於木者大夫姑待之余壯而疏焉尙疑其事之難成也乃未幾登山以觀而石果出矣又未幾而臺已成矣亭已就矣像已妥矣且禪房廚舍山門配殿俱煥然改觀矣余訝其速而信有志竟成如此大定曰大夫知其一未知其二此殿成而石已竭磚足土已盡向之泉水如線懼不足用今則混混湧出種種異事皆天爲之定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功願大夫記之雖然先天固子之功也後天亦子之功也使人人如子天下何事不成哉因爲之記是役也譬之逐鹿然大定狩之里民劉馨昇角之其功均不可沒云

重修宏業寺碑

羅在公

今天下浮圖梵宇莫盛于京畿凡郡邑村落中崇高爽曠山環水抱之地悉爲其所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七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有然其興也大抵歸之輕財居士與苦行頭陀而非庸衆之所敢任也房邑城西大宏寺村爲都人販煤地邇來車馬輻湊戶口日繁貿遷甲于四境有古刹宏業寺在焉其地北擁連山南拱留臺東據縣治西從金陵倘所謂山環水抱非歟詎滄桑遞變蓮座幾藏茂草鍾鼓徒傳舊迹豈無土著故家貨殖豐腴者孰肯繼給孤之高風破慳貪而喜捨種蓮花于淨土哉爰有張進魁者保定完縣人也經商于村歷有年所其素履不踰本分不計錙銖固已邁等倫而上之乃所蓄初裕善念旋生謂四大皆空何有于財遂罄囊營菩薩殿于後余往觀之見規模宏壯視昔有加第前殿傾圮令人有難乎爲繼之感未幾而僧寂安至矣僧揚州江都人也秉性誠樸淡泊自安長于彌陀而短于世法先是居邑之白家莊欲謀一刹懇余爲疏以募期年願諸卜築有日忽夢伽藍告曰此地非善可速移他處不則不利于爾僧不信果病念欲遷而病愈既愈且止又病復夢如初而其志始決然尙無所歸也忽聞此寺乏正殿遂欣然就建焉不兩月而告成余又往觀之見前後鼎峙二善並隆喜人事之嘉會

信佛力之宏通不禁諮嗟而贊美之蓮華經云若于曠野中積土成佛廟皆已成佛道而况二人也者獨往獨來樹巍煥之崇觀若是乎是僧俗雖殊善念則一異日同登靈山之岸有必然者獨是此功成于遠方之人則應屬雲水高僧掛錫之所本地強梁似不得與十方爭此土明矣工既訖余樂其善而特爲之記

孫臏墓墓辭

羅在公

余特往趙村謁孫臏墓拜畢徐讀墓誌乃唐將軍孫士林字茂卿墓文最詳蓋碑文美將軍善將兵因援引古人謂爲孫臏之後而土人不識但見上有孫臏二字遂以爲其墓云于此見房邑人識文者少而從前修誌者皆草率可發一笑至廣輿記亦據縣誌載之其他概可知也

勅建香光寺碑

凡天下名山勝道場地或先聖棲真或往賢遺迹至雖更朝換代世遠事衰猶爲鬼神所護故得廟貌亡而復存香火絕而更緒是使斯民依歸瞻仰所以遏荒逸而肅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八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敬誠遂得風雨時若百穀殷盛衆厲潛消而民福生也若東之泰山南之元嶽西之五臺類是也今大都之西百餘里房山之界有山名茶羅頂祖龍自花陀而來至是特然孤出翠峰落秀氣勢不盡流湧而南下爲伏龍崗崗勢南行三十里隱然入地崗之前結爲萬家聚落村曰韓吉村之北有古刹荒基俗呼爲少師園據殘碑乃唐寶積禪師所建香光佛刹也寺之東有寶積遺塔訛稱爲多寶佛塔廣孝姚公國初功臣爵至少師辭歸山林隱于太湖之華嚴寺朝廷恩賜香光園爲其別業久爲荒廢萬曆戊戌御馬監張公其奉命重修先是萬曆壬辰冬劫坤宮管事菩薩戒弟子于景科女常夢遊上界寶寺題曰香光佛刹也適皇上使子女傳旨於御馬監太監張公其徧燕山飯僧且囑所夢寺名當識之其徧歷山阿郊野不獲此名姑置之過五年至丁酉秋其又奉命適小西大方上寺等處飯僧一夕抵韓吉村店宿行經路北見破瓦頽垣古寺基也詢諸鄉民曰此少師園也夜見火光或聞虎鳴豐草滿園毒蛇交橫鄉民畏憚任其荒蕪其聞異之因披尋古蹟獲斷碑于荒草間始知大唐

寶積禪師所造香光佛刹也寶積乃馬大師門弟隱跡于薊州之盤山豈亦卓錫於此乎其既得香光之名嘆未曾有歸報於貴人以勝蹟奏之荷蒙聖恩隆金復爲重建既又募化中外官僚各捐俸金而助成之始事於二十六年春告成於二十八年秋九月其寺五進爲六層一曰山門以總出入二曰天王殿以安護法三曰大雄殿以奉如來佛像四曰方丈以居住者五曰重閣以奉大悲容六曰圍樓以屏障乾良之地別爲雲樓以爲警護其諸兩廂爲之雲堂以安禪侶爲之且過寮以待賓客爲之香積以修齋饌爲之庫藏以儲錢穀爲之精舍以宿衆僧爲之雜室以收農器以容僕使寺之東重新寶塔以壯奇觀寺之後爲之園圃以供蔬品附園爲之宏場以收秋禾園之中爲之虛亭以避炎蒸而觀四達寺之南別構一院曰延壽堂以養老病南去里許爲之普同壽塔凡僧物故化而藏之則凡叢林所宜有者已色色悉備數載之間不離香火舊址忽然幻出鼎新佛刹是謂舊刹新成新成舊刹也若夫非新非故無壞無成一念不生十方坐斷非可以言宣而筆記也其諸聖像經書供器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九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什物香火地土各有若干別碑詳之三十一年春內官監太監何江奉聖旨修琉璃河石橋成并修施茶觀音菴一所於橋側治供隨菴香火地二百七十畝供本菴施茶之需何監題准禮部給劄香光寺□□□□□□琉璃河橋頭觀音菴施茶別于在□□□□□□橋修建西方三聖菴一所及園地爲之香□□□□□一體焚修時萬歷三十三年歲次乙巳十二月十五日荷蒙勅帝差漢經廠掌檀御馬監太監王忠王□虛□□□□□□藏經一藏安於香光梵刹永遠焚修護持嗚呼香光古刹原先德遺跡在昔既廢虎鳴蛇出神光夜明豈非鬼神之所守乎及其將興先入於檀越夢中其實積之真機乎抑少師之願力乎若機發冥運之如此也今一旦真成煥然在目乃知夢爲真根真爲夢梢果誰夢歟寺成事備西泉張公走余請記其事余以未嘗見聞辭之張公備陳本未因次其說爲記

重修福勝寺碑

王棟

粵稽古之名賢碩輔凡有功德於民者悉著之令典垂之紀冊所以褒德勸功以昭

不朽於天下也觀諸甘棠之詠峴山之思匪功德在民其能念之深感之切允懷而弗忘哉若今大司禮涓濱王公祿可謂仰止高風遙追前哲宕軼而無歉者矣公秉賦純篤一念之善性原於天吾房有古刹名福勝寺年久荒廢公見而愍之曰是民祈福之所也可任傾圮而弗治耶因慨然捐貲而葺新之凡殿宇廊舍鐘鼓樓閣崇垣奕奕金碧輝煌且佛像莊嚴神光溢彩瞿曇所謂天空雨花珠聯寶黍龍參禪護座擁祥雲者信不誣矣事竣仍命僧官平經以主其事俾其朝夕焚修祝延聖壽瞻之者起敬聞之者喜悅由是公德巍巍與山並峙繼而復覩文廟學宮亦就荒廡公欲飭而葺之以其事屬有司未易輕度乃謀諸致仕官鄭君世官鄉進士鄭君民悅太學生劉君一鳳乃勗而贊之曰茲固吾父母豐崖李公琮意也因出李公所求書以示公公遂欣然荒度而民之樂於趨事者咸不戒以孚未及葺而厥役告成凡堂蕪庖廚百爾器備棖題楹桷煥然一新去歲夏聞軒陳公庭訓任房牧詣學而歎之曰學則美矣未嘗弗病于泮池未之鑿也復遺之書公諏日繕工弗易厥志而房庠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於是無遺典矣由是人文丕振髦士峨峨諸君喜其事之昭合令圖天贊而公懿行之實不可泯也因徵余言以示有永余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今寺宇建上資福于君親下康毗於黎庶而忠孝之美寓焉學宮之葺重道崇儒而風化之本端矣是皆關乎時俗民彝之大文明肇運之機非公樂善無厭人心允懷不足以隆其譽非鄭劉諸君躬諧攸協不足以彰其美則夫歌詠載途神人胥悅夫豈倖致也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余既重乎鄭劉諸君之請又嘉公德在人愈久而彌芳也於是乎書

瓶建永壽禪院碑

曹 葉

房之西瀾望皆山也距房西南十二里許有山焉羣山咸岷岷相倚此獨坦衍如砥方圍得數百弓而雕樑繡宇構于其中則永壽禪院也繇山脚到院高遠數里谿徑幽巖蝸蜒蟻折不知有寺到則劃然天開殿廡樓台旖幢鐘鼓色色俱備金碧銜人迦院所自瓶寔始秀公秀公道行高卓中貴人南溪陳公傾心嚮禮一言契合遂發

宏願成此名監而秀公授衣大弟子爲通公通公於余稱方外友因得時過從嘗從通公振錫絕頂決背縱眺燕臺涿鹿拱揖眉端遠近人烟望如殘奕疎疎數點下看一條古路車馳馬走紅塵似海沒彼朱顏殆不知其幾許而此山寂寂鳥啼花笑栢紫松青了不關門外事通公雖未嘗拈禪相示願孰非禪哉余別去經年塵趣苦逼每懷念及如夢回憶夢莫識所從逮今到來而通公已行圓化去追維舊跡惘然自失時通公法乳靜慮在側指余階下無字碑曰院之瓶至今三十九年矣匠石斲此已久而迄無文以記其來公與先師有此一段因緣何不登諸石用傳不朽且此石遲之至今若有待於公而爲之者是得非前定乎余然其言爲之記秀公諱真英通公諱性澗靜慮諱寂經爲秀公第五世孫陳公諱永壽院以名之志不忘本云

小西天石經堂記

劉濟唐人

我唐十有一葉聖皇帝繼明昭宣光被四海彝夏作又神人以和迨今已丑歲凡五祀矣方隅守臣樂其天地大德罔知攸報濟封內涿州有涿鹿山石經堂者始自北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一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齊至隋沙門靜琬覩層峯靈跡因發願造十二部石經國朝貞觀五年涅槃經成其夜山吼三聲生香樹三十餘本六月暴雨浮大木數千株於山下遂構成雲居寺焉暨天寶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長公主特加崇飭遐邇之人增之如蟻術焉有爲之功莫此而大濟遂以俸錢奉爲聖上刊造大般若經以今年四月功就親自率勵與道俗齊集於石經峯下飭等香積而香雲煖空會同華嚴而珠雨滿地金篆玉版燦如龍宮神光赫赫宇宙金色焉於是一口作念萬人齊力岩壑動鸞鳳舞口口口口搖之以躋乎上方緘於石堂必使劫火燒而彌固桑田變而不易或祝茲聖壽壽願高於崇山緘彼石經經願延於沙界鴻祚萬福與天無垠聖壽無疆明矣幕府衆君子同稱讚之

石經山雲居寺藏經記

釋法真 元人

佛氏之道大而用博然以思議莫及無德而名不爲擊表之契則恍惚杳冥無得而窺焉聖人憫物之寐而欲有以寤之也設像垂教以啟迪而誘引之使之因指識月

尋波討源以融合乎用博之道此三藏教乘之所由作也皇元之有天下列聖相繼以崇重佛法琅函玉軸列刻爭輝仁宗御宇尤篤深信萬幾之暇躬親討論鏤印經相鄒建招提皆設官以董之令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大禧宗漚等院使明理董阿時爲友邇親信大臣特承顧問凡所以宏護佛氏興隆三寶者公蓋有力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涿郡公奉旨賫香往爲代禮因聞房山縣城西南藏有石經厥積甚懋而長老歸源雲公適任住持公故臨觀焉徘徊顧眺愛其山水奇秀寺宇靜深可爲皇家祈福之所而藏教缺然僧徒無以轉讀歸以是奏得經律論一大藏藏於寺厥後公輔相累朝大節益著四海蒙德澤者蓋亦有年當天歷初公實預大策以佐命元勳入中書省領今職其豐功盛烈銘之鼎彝大書國史足以榮耀萬世而眷眷佛門爲之金湯以護法爲己任吾曹久知其所自矣而當山石刻未樹昧其藏教之所從來今住持長老行澤號藏山前以公疏勸請主京之竹林竹林金舊刹也既積弊廢公嘗爲奏得田五十頃以施選名僧居焉澤住持居四年補葺罅漏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二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修飾寺塔起廢之功甚夥及退席而來是山亦公之蔭念無以旌厚德具乞文於余余以山澤之臞爲學孤陋烏足以應來命第惟山野開法之初公實奏御抑與藏山爲法昆仲而義不得辭因謂之曰昔吾世尊捨金輪位示修苦行迨成正果而梵王請轉法輪當時大國王臣咸聞玉音而誓願擁護及金河顧命遂以佛法而付囑焉若曰吾之滅後非國王大臣威力則吾法不立以時攷之若合符契寧不知其所以然乎且夫皇圖鞏固萬億斯年佛日之明亦必與俱而此一大藏教轉於未來實無有盡法既無盡則吾仁皇之盛德與公之福壽庸有既乎汝當告諸比丘精進行道當轉法輪以無負公之意云耳

小西天石經寺碑

邑人齊
推代撰母配坤

邑之西南六十里許房山之右幹也峰頂有古刹曰小西天創建自何年失其傳考碑記自北齊至隋有沙門靜琬發願石刻華嚴等經十二部其半藏於此山之石洞半藏於西峪之寺塔歷唐宋遼金歲月曠久其石戶摧圯經文率多殘缺迄元至正

間有朝鮮僧名慧月者因禮文殊于五台路經房山西鄉登山憩寺中目擊蕭條景况惜將來靜琬刊經之功漸即浸滅遂募緣重修石戶經版及華嚴堂事竣而飛錫去矣至明萬歷初奉朝使用玉匣金瓶貯舍利三顆藏於金身如來所踏石版下雷音殿飾以金碧山寺又一興盛也歷明而清兵燹之餘復見剝落香燈杳然乃有老僧如全者苦行茲山道念純篤呼徒性廣募化數年庀材鳩工於順治三年重修接待菴三間于六年分重修伽藍祖師殿四楹于今年復修雷音殿抱簷三間其禪堂仍欲漸葺之雖力綿不能舉然其願固甚宏也乃請余言勒石以記其事余邑令也興舉廢墮自有司之責奈二載餘簿書勞勞不獲登峯頭履勝地坐臥雲牀徘徊巖洞採香林之葉以烘寶鼎掬石井之水以滌塵襟惟於士大夫談鋒中領其概山靈應笑人也時秋夜獨坐小樓月白風清蟲鳴露冷挑燈援筆屬文因憶中原四百八十寺傾圮於寒烟衰草之中不少而是寺獨興而廢廢而興不知凡幾變更焉所謂全勝無敗氣者非乎由今憶昔肇基累修之功固未可湮沒而以苦行之僧若徒從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三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艱難困頓中募化重葺其拮据勞瘁之心亦不可泯也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爾猶望乎嗣是者之永永勿壞

重建金山寺碑

燕之西南垂百里曰大房山按圖詠云當呂大房爲郡小吏羽化此山因以名焉咎如來生依鷲嶺晦塵房山舍利靈圖宛然斯在古木離奇寒泉激越勝五嶽之嘉祥異三山之秀氣谿壑之縕風雷巖廊之孕聖賢咽喉諸地襟帶羣方實吾國之大壯者也向有招提曰蘆子水院之巽有香水一沼冬溫夏涼每達方景白蓮菌菴畫鷁翩翩榛栗滿谷竹花盈塢翠凝香浮別爲一天遠拋榮辱之鄉高超名利之地以古之郡老之所建也先有僧數人但以興宏在務恐失軌範擬革上院易爲禪觀希爲我絕頂上人迺當時之秀器高標穎世勝概絕倫日月在天朗然獨出爲主祥義等於金皇統初默陳丹懇將此上院一區東隣水口西接陽溪南連九女之菴北據牛家之峪在內山林居中院舍一概並施與上人永爲道院任意興訖是師不以一方

可繫化事以然授門人次長禪師上人亦乃道器清芬羣髦相尙獲心印於齠年脫凡籠于冠歲猛風徑草也烈火良金也雖世貫潮鄉心居房岳復承師囑夙夜務興既結友於他方共成緣於是地師屈之所老幼忻隨豪俠者願輸其財匱乏者希垂其力院之乾有地坦平固若龍蟠遂致厥功日夕無暇剗剗琅玕劉剗塊圪探巨棟于佗山命良工于別郡藻稅繪飾不日告成法堂一座三間四延莫不嚴而整高且麗僧舍禪菴星分左右頗甚清幽以致大功莫不質良蓋禪師上人決剖也非鬼神之力聖賢之祐孰能備于是乎祿義感此勝事命愚寔錄刻珉備紀垂于將來俾萬世不銷其道而已

重修天開寺碑

魏必復 元人

至元十年歲次癸酉應公禪師從檀那比邱衆之請住持涿州房山縣之天開寺寺盛于前代由唐以來歷兵燼始荒廢師貯錫慨然有興墜起廢之意于是剪荆棘除瓦礫不數年歸依有殿香積有廚糧糗有庫主有丈室僧有寮舍金碧輝煌大爲一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四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方所瞻仰又有栗園若干頃爲強悍怙勞者所奪前此主寺者弗治也師訴之官蒙給付焉又墾田二十餘頃創水碾南章村鑿井治圃於寺之東南以給僧朝夕之費二十六年冬住持大奉福寺實公上人以師用力之勤狀其本末徵文於予俾其徒勒之貞石用識永久以實上人鄉曲耆德義不得辭按所具狀如右爲論次之大雄氏之設教也以虛無爲宗以真空爲色以廣蕩寥廓爲歸性海其鄉法界其宇戒之爲塘惠之爲戶故有茹草木遊鹿豕絕跡廣漠放浪形骸而如來真境菩薩道場與性自會是即所謂正法也至若大構嗣宇繪塑真像金貝珠玉種種莊嚴內則錯雜民居外則蔓延山谷大而都邑小而戍鎮競作佛事以徼福利是即所謂象教也噫佛之心佛之法混淪空洞普博淵深觸處圓通隨感隨應學佛者想慕空寂莫可髣髴欲朝夕瞻仰爲大歸依則捨是象將奚適蓋正教者法之正也象教者法之變也正以崇教變以廣法佛之心正而未始不爲變變而未始不爲正也師諱普應姓趙氏世居縣之南張里性剛毅靜慧蓋平昔敬信正教而一力嚴恭象教者也始出家

事而依者曰瓦井閣黎才公就而得法者曰開善禪師淨公也

重修木巖寺碑

明郝勳 涿州人

國家都燕囊括宇內背負醫無閭左滄海右太行則其形勝之大者也房山諸山尤爲軒轅邑於涿鹿之阿遺跡鷲嶺蓮宇隱隱多藏其間予性樂住山水大凡吾涿賢士大夫言及西山奇勝必曰木巖木巖之大與夫上人之賢師弟之盛愧羈塵俗未得一瞻憶往歲會試京師喜上人訪焉與語則曰木巖住持也問其師弟之盛曰同居七世矣嗟乎茲非世大夫家之所難乎因約爲青山主人今年夏喜上人令其法弟真祥訪予于涿州曰師兄重修巖局以俟文筆特來空谷敬溫前盟予曰是予于遊而求未得者也詢其風物之詳重修之由則以帝城弁其北渾水襟其南烟峰枕于東雲谷屏于西爲寺之大觀佳樹山田紫芝瑤草取煤于穴汲水于泉爲僧之供給春風草綠夏嶺雲白葉脫知秋雪垂知冬爲山之四時晨昏鍾磬仰祝邦家月寶看經石牀定息爲僧朝夕功課法祖了空開山于天監二年定慧修葺于天慶元年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五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此得之龜龍剝落中者聖朝洪武初祖劉禪師洪林者興衰崇舊遺制復顯燈傳喜兄惟恐弗嗣暨真祥真紀真安真寧罄竭心力矢欲重修始于通池次兩廊次給孤獨宇次達摩等宇次中殿次後殿禪堂庫廚蔬圃井碾總計若干楹地勝地也重修之佳境秀出奇石畢露而遊觀之美專于木巖矣起于正德十五年落成于嘉靖十年八月自祖師來同居七世至我師兄宗風大闡而重修實積十餘年之勤不刻貞石將來法嗣孰知苦心予嘗欲由木巖登西北絕頂于以見天高地迴弔古尋幽耳今于祥之言也重有感焉喜上人浮屠也今夫士夫子孫同居處席已成之業忘餘慶之積或因婦人之言或毫髮貨利分彼此內外物而忘天性之真兄弟讎敵能守其先人之成業者或寡矣往往鄉里以爲談柄喜上人學浮屠合異姓爲眷屬乃能同居之久庭無間言清規井井有條理且以其精力重修蘭若金碧輝煌照耀林麓以迓前人光卽其一節取之是士大夫家之所難者謂之墨名而儒行者非歟人心私隘弗知取善若喜上人殊未可以浮屠鄙之者繼今法嗣當無忘茲輯葺之勞與

創修之艱使儒名墨行者有所愧怯也故以此刻之貞石俾爾法嗣世守之祥乃謝而去

重修極樂寺碑

明 賀道濟 安肅人

紅巖嶮山距房山西三十里許人皆曰多高峯多奇石路盤迴如線不能容馬遊者緣梯引索而升足未涉而氣已奪真世之險絕處也僧人靜善號無極卽其處以居之爲法堂者三以祀佛也爲齋廚者二以自棲也嘉靖初歲久日敝其徒性融號混空性表號天儀其孫心境銳然以興壞爲己任晝夜月積歲累而用以足于是去其敝壞而營其故基爲佛殿者三奉佛居中兩列羅漢金碧輝映煥然聿新凡四方賓客之遊者而又作室以棲之視昔日之所剏增數培也然此者皆出于表上人之所經畫亦多賴于四方好善者之所樂助也工始于嘉靖十三年之春落成于十五年之秋上人一日來謁予曰吾百力新此不自意成就吾欲文于石以垂不朽何如予曰諾遂援筆而嘆曰世之官府凡有所興作雖其甚不獲己者亦必幾費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六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經營而後可以期得志今斯寺之侈用財與力悉資於人乃作不勞而工以告具是何其易腐爲新如是之敏也而人應之者又咸以爲當然予不知其曷克爾爾也雖然豈獨其說之足以鼓羣聽惑衆志哉吾觀上人氣閒而定行潔而通言朴而確以故人皆諒之凡欲有爲靡不如志夫以數十年圯壞之跡而得一人焉以興佛有安靈賓有寧宇雖未索其所爲克當于理否而其志之專力之勤有恒可嘉也則安得而勿記乎若夫紅巖嶮形勝奇詭千出之狀尙有俟夫明智者以記之矣又奚俟于予文也

重修紅巖嶮木梯記

明 李久學

房山去都城百里剏自金元始曰奉先後改爲房山蓋取其縣之西有山如房之義也山脈起自中條直抵遼海環于房者若馬鞍連泉茶樓石經不可勝記西南三十里地名曰黃山兩峯並峙由中而入不遠曰寶金山再入曰紅巖嶮其下根基盤結凝固峻嶒突兀聳然獨出諸峯羅列左右者如戟天順四年有禪僧諱靜春號大元

者遊歷此處愛其山水秀麗林麓深遠遂爲終身寄跡之計始建招提一所扁其石曰圓通因投禮天開談公無說披剃而居之殿宇齋廚漸次就序由茲而上二日中嶮路當隆脊兩旁澗深不可測乃鑿木爲梯貫索于石而登焉其上有坦地一區方丈許乃結小菴數椽軒豁高敞喧囂莫騰所可聞者自鈴鐸梵音之外惟有風聲鶴唳猿吟樵唱而已山之巔曰上嶮峭直壁立視他處尤險百倍登眺于此四望無際誠所謂一方之巨鎮嘉靖十二年司設監太監王公政掛旛於其上歸而嘆曰山雄路陡非梯攀鮮克能躋矧前人之所作者迄今七十餘年往來踐躡風雨飄飄日見其有損而已遂捐資命工求合抱之柏爲梯而載之階徵余言以紀其事余曰乘輿濟人子產尙以惠人稱之王公此梯之設亦不啻惠人也公其仁矣夫公其仁矣夫

遊房山記

明 曹學佺 侯官人

萬曆己亥正月立春予在都門縱觀燈市因與陳參軍道源出蘆溝西折之房山縣早間千百成羣觀聽誼雜忽入幽僻則蕭然形影相弔也夜始抵縣路迷無人可問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七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到亦無一人識投逆旅舍食訖闕行斗大一城半爲山根月色皎潔積雪地上是去京華未百里正上元之初夜也人家皆閉門有三四人酒酣擊鼓歌唱于市以爲狂忽覩客詫異目攝之予亦趣旅舍主人曰歸何遲城中夜深虎伺人客不知耶又山坳往往龍蟄聞人聲觸其怨震起予相顧咋舌此光景夢寐所不到也明日問入山之徑無人知者有老叟備于市願爲向導出城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瓦井曰天開曰孤山口皆與山勢爲升降人屋上結茅蓋以石皮冰溜掛簷間不絕澗旁有淺水馬嚼之解饑渴無賣漿之家馬上食所携餅餌而已孤山口始有一翁迎客入致敬叙杯酒環村人看之過則崇山如環幽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踐苔捫蘿乃至山麓有一菴焉爲諸峯所覆如狻猊之昂首也客始休車馬結束以入亂山巉巖兩壁相距中間一線鳥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即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僅容半跬高數百磴左右兩鐵環長百尺山巔下垂陟者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蓋左迫無極之崖而右臨不測之淵矣梯盡處有小菴可憩折而東北可一里至山門入門始昂首見諸菴縱

橫稠疊處于懸崖峭壁蒙茸之內如鳥巢然所謂禪棲也獨上房寺正中如負屐以居躡千百磴始可到傍有兩澗流下聞而不見水其上有水封之耳又東折則連崑層陰雪堆未化獨有古柏青青龍蟠虬舞出雪之上其崑軒揭如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燕壘崑下有泉深二尺廣倍之面一平臺又十倍之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禪師叱之避盡挈其山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留泉僅滿斗今山即名斗泉也山下有洞尙隔一山說者以此山空腹寺徑達洞然人必自其上行上行必經前峯孤圓突兀形如摘星望之甚憚陟亦可至峯半可眺諸菴巔亦劣平尙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城僧家依洞爲窟石牀茅扉可掬爲客煮茗初不得水以葫蘆繫腰至洞裏取水曳之出入尋縛枯藤爲炬鱗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內即黯黑無光三進是一小寶圍可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匐束身蛇行卽僧所曳葫蘆處也入三洞倏高廣燎炬不見頂傍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圓光如珠于是取水焉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後人躡前人背丈餘復空闊但霧氣蒼寒履滑衣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八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尙不窮云過此無奇興盡返矣大抵中以一曲爲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削爲琉璃踰寸明徹其最著者曰蓮花山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龍虎曰長眉祖師兀坐岩畔眉修然垂曰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塔層層筆立曰石鐘鼓叩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難盡曰雪山森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重樓焉以雪爲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朵曰仙人橋跨清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修短欹正各狀貌曰接引幡從頂倒懸縹渺若拂此非歷九洞入井之危不能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迥然隔世驚喜異常明日下山復從孤山口支徑之小西天小西天者卽石經寺也寺在絕頂天然成洞洞藏石經故云其東西兩峪俱有寺若張翼然由寺至頂尙五里而遙無不因山爲徑矣山腰有亭又有石井上之爲洞者二又上之爲洞者二其東爲小洞者一祠火龍竄而邃有泉濡縷出西折而上又爲洞者一再西爲大洞者一卽石經堂也形方如矩平視如幔頂中奉金

身如來修丈餘跏而端坐足踏石板下玉匣金瓶貯舍利三顆東北壁上嵌法華石經一部西壁雜編有白玉柱以豎四隅若撐其頂洞之底復有二洞不可測識總之七洞皆藏石經也石經板約有三四尺層累相承從洞口窺之有煖氣襲人但石扉封固不可開開則有風雷之變攷碑記自北齊至隋沙門靜琬發願刻十二部經藏之此山後其徒續成之歷唐宋遼金功始成其半在石洞半在西峪之寺塔噫真稀有之事哉

上方山紀畧

方逢年 遼安人

地生初巖壑具已其爲懷襄蕩蕩湯湯其爲天龍神物傾塌排觸孰測所然歟人游游處處言言語語山受名伊始焉有初古名者有傍幽人鍊士名以名者有都邑郊焉近晚名者有人古莫至山今未名者名不厭熟山不厭生至不若所不至大房諸山宿名也而上方晚得名一二百年續續有過從者循孤山口而西峯橫澗束澗上側徑如古墻邊趾人如行街中村落林烟水田麥畦時時有大畧似外人間叟嫗壯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九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農饁婦樵夫豎子見人無不喜畏遠窺之十二三里至下接待菴兩壁巉截中隱一罅可狷蛇徑耳不自憶容步過身也穿不斷罅光前前萬萬不成準繩三步則旋四五步則折仰天青蒼日一丸白跳而東西至此作愁嘆或悔焉望一平可息歇處喜矣曰歡喜台也奇峯環台環視之有敵樓似者睥睨欄楯具有蓮華似者青蓮而黃其跌竟似矣非依約擬似也歡然行二里過兜率門一里得石級以升級三百升九索毘廬頂也別一國土矣暢然猶故天日遠風平疇泉流維緩計里方五十菴寺一百二十入巖嵌石出壑鬪空者最藥師殿華嚴龕珠子橋行行半里則上方寺矣寺不知當山外何方記入時上又上是上方也寺左起一峯百數十丈石質潤滑黃紅五采色上有冠若柱若久當墜矣未墜也峯下泉名一斗泉泉于峯爲下上方寺高踞百尺也清則流水渟則止水澹焉凝焉則雪雨露水相傳注泉除腥便伏懺謝復蠕蠕矣峰有名者大摘星峯小摘星峰望海峯寺數碑皆明無隋唐亦無遼金夫幽僻故碑應無毀者其山自古其寺自今茲哉

雲水洞紀畧

劉侗 麻城人

登大小摘星嶺南望胡良拒馬大小河如練如帶如遊絲在杖下顛則落河中耳而隔山不知其幾十里望且行緣嶺四五降升達雲水洞口買炬種火脫帽褫結履襪薄飲且飯倩土人導秉炬帚杖隊而進洞洞門高丈入數十丈乃暗乃炬乃卑乃徧行又數十丈鹿豕行手足掌地肩背摩石又墮行肘膝著地背腹著石又蜥蜴行背膺著石鼻頷著泥以爪勾而趾蹲之乃卑漸高矣則苦煤從前入者炬灰也觸焰飛而暈觸手黥不脫導者帚除之後者袖左右麾以入漸見垂鐘乳入漸高雖高然曲盤且仄罅也則前炬張如螯後曲屈又蟻行焉入又漸張垂乳甚衆冰質雪膚目不接土石色心壇壇痒痒謂過一天地入一天地矣左壁聞響如人間水聲炬之水也聲落潭底不知其歸又入有黃龍白龍盤水畔爪怒張導者曰乳石也燂炬其上杖之而石聲乃前揚炬望鐘樓鼓樓欄棟簷脊然各取石左右擊各得鐘聲鼓聲磬聲木魚聲聲審已導者曰塔共擲石而指塔塔層層大三圍其半折導者曰雪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五十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山也果一山紛如光霏霏者芒如磴益側不屬石益滑乃又臂引猿行又入而左有
天光透入定想之洞口外晝光也光所及壁上有字可行可數若梯可致也尙其可
辨識左側高廣有光亂亂乃衆泉瀦分受炬光其泉深莫測而穴復窪小從前入者
亦無更進此凜然議且出凡洞行得一爽叢而息得一遺炬履而壯得一形似外人
造者物而嘉嘆得一光知猶天也而心安然凡入洞三易炬出殺炬三一凡入洞伏
仆从援七易其行出沒凡十一出洞矣趨接待菴中道一石小兒足跡口口善財也
按志大房山下孔水洞時見白龍出輒化爲魚嘗又聞樂作唐胡簫記有人篝火浮
舟行五六里莫究但仙鼠旋飛頰魚來近火光也開元間旱每遣使投玉璧金太和
中忽桃花流出瓣如當五錢今山下別無孔水洞其卽雲水洞歟而入不可以舟而
洞中潭亦不得所出也

石經山紀畧

明于奕欲 宛平人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好著白雲腰其半麓曰白帶山所生懸題草他山實無曰

怒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始曰石經山至今也亦曰小西天云北齊南嶽慧思大師
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闔封巖壑中以度人劫嶽坐下靜琬法師承師付
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爲三吼爲生香樹三十餘六月水漲爲
浮大木千統至山下構雲居寺焉唐元宗第八妹金仙公主修之我洪武二十六年
又修之正統九年又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有餘縱橫于高有倍上幔覆壁四刻經
柱四刻像前石爲扉維以開閉几案瓶罏皆石石臺有欄橫與堂亘堂左洞二右洞
三堂下洞二皆經唐迄元代有續刻經目列石幢人洞之初穿火龍也今石壁凹凸
處顯燒痕矣洞中燥而北瀦池之井之洞北有泉漣漣出石逕石下山始潤于土木
根石而資泉藤腹乎木亦資泉自古慕泉上徑泉之南旋旋登登山五頂號之曰五
台金仙公主各白石小塔以峯之東台壁上掌印四號之曰文書印也別峯冠石後
廣前銳出於虛空號之曰曝經台山下左右東峪寺西峪寺西峪寺後香樹林香樹
生處也夢堂菴唐夢堂師居處也林後琬公塔也萬歷壬辰達觀和尚觀像設衰頹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五十一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石板殘蝕拊幢號痛率僧芟除是夜爲來風雷光照巖壑翌日啟洞拜經石石下有
穴藏石函一尺上刻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卯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內
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主持永劫三十六字發其石異香發于函蓋石銀金函三發而
得小金瓶舍利現矣狀黍米色紫紅師悲戀禮贊聞於慈聖太后迎入供養瓶函以
玉外函複之安置故處僧慙山撰雷音窟舍利記刻之石按法苑珠林白色骨舍利
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茲三粒者其肉色也山古碑多於林木著者二隋碑一仁
壽元年王臣陳碑一仁壽元年王邵碑五唐碑一開元十年梁高望碑一開元十五
年王大說碑一元和四年劉濟碑一景雲二年審思道碑一太極元年王和貞碑二
遼碑一清寧四年趙遵仁碑一天慶八年沙門志才碑二元碑一至正元年賈志道
碑一至元二年釋法禎碑山半有菴曰半山菴菴上半里蹄跡宛于石號之曰果老
驢跡殘碑實之

紅螺嶮紀畧

方逢年 遼安人

山徑苦亂目不給瞬也正復愛其歷亂山澗苦喧耳不給聽也正復愛其怒喧山路苦陡趾不給錯也正復愛其陡絕爾乃樵夫牧兒釋厥苦辛來助游人口口惘惘蓋險思僻情夫人而有之已上方之險僻未險僻也東去三十里有紅縲險焉山通體一巒鏗而巒諸相具循九龍峪度八達嶺犯雲霧而上上牛羊徑非人徑也自桃葉口入五里數十人家苑隨厓起戶隨澗開遠望雲會門兩峯立矣到門而墜石開裂真若門然荒荒落落亦有僧烟如是者下嶮下嶮而上里餘湊湊出石隘中者龍潭水也過此徑窮而梯垂鉄綆挽而上下久之梯窮又逕洞曰紅螺當年有紅螺放光也洞石作古色下土穹然當年有人飲此霹靂驟至也龍窟歟如是者中嶮中嶮復上半里嶮意漸弛漸僧拓其宇峯蹙者漸列面面見其巧然勢仍从逼直上視莫及列峯之頂右松棚菴一松橫陰廣輪四五丈半覆菴半覆空僧聚石松根爲松禦風也再右百磴觀音洞曲而容坐深而朗朗如是者上嶮出嶮有宇翼翼差差花竹簇簇者嘉遜菴幽嵐山接焉嶮舊名幽嵐山一曰寶金山樵逕之成化年始僧宇之嘉

房山縣志

卷七 藝文

五十二

京兆公立第一工廠印

靖年始游人傳之萬歷年始

賈島墓紀畧

劉侗麻城人

房山縣南十里翠然而土埠唐詩人賈島墓也榛蕪不可識宏治中御史廬其訪得于石樓村讀仆斷碑有據乃植碑闢地三畝大學士西崖李公別樹一碑記焉按島字浪仙范陽人僧名無本初祝髮法善寺一曰雲蓋寺在瀛州城南今蕪沒無一椽夜或聞鈴鐸梵唄音焉島之入東都時吟落葉滿長安句卒求一聯未得因突京兆尹劉栖楚被繫一夕釋又一日苦吟驢上指畫錯然遇韓京兆愈不覽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具云某方得句僧推月下門欲易敲字未安引手作推敲勢耳尹立馬良久曰作敲字遂教島爲文舉進士然舉輒不第文宗時得除長江簿卒年五十六島常以歲除取一年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島至老無子李侗慕其詩絕師事之稱爲賈島佛今房山有石菴曰賈島菴西南之十里有賈島村一曰賈菴蓋詩人邱里名島爲多身後名島爲久

房山縣志卷之七終